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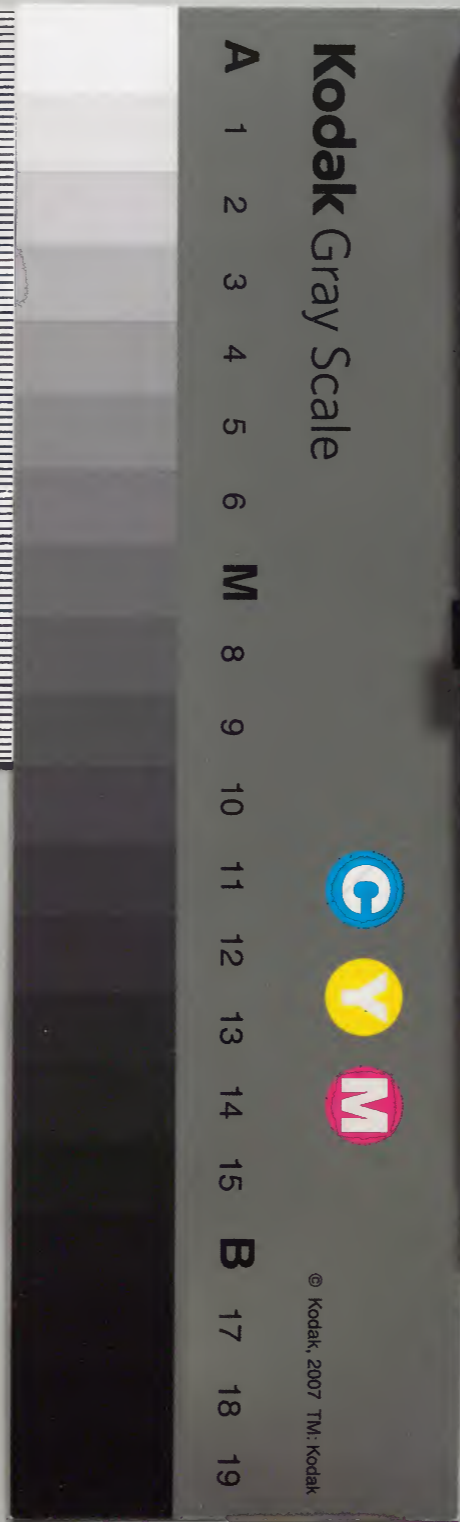
咳餘叢考

卷三十一
函三十五

漢書門	
二七八	類
10	冊

內閣文庫	
二七八	漢書
一〇八	冊
三〇七	函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788
冊數	10	(8)
函號	307	178



陔餘叢考卷三十二

陽湖

趙翼

耘菘

三年喪不計閏

令甲三年之喪以十七月為斷遇閏月不在此數蓋

本古制自虎通三年之喪不以閏月數何也朞者復其

時也大功以下服月數故以閏月除南齊文惠太子傳

母穆后薨後其年九月有閏小祥疑應計閏王儉議以

為三百六旬尚書明議文公納幣春秋致譏故先儒朞

喪歲數沒閏大功以下月數數閏所以吳商云舍閏以

正朞允協情理詔從之按朞喪尚不計閏則三年之喪

益可知也

陔餘叢考

卷三十二

父在爲母斬衰

古禮父在爲母服期禮記雜記下篇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註云父在爲母也喪服篇曰期者父在爲母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喪服四制曰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漢以來皆遵此制唐高宗上元元年武后上表請父在爲母服齊衰三年從之然猶僅齊衰也明太祖定制子爲父母庶子爲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爲其庶母皆齊衰杖期自後遂爲定制

婦爲舅姑三年喪

婦爲舅姑三年喪起于宋太宗時燕翼貽謀錄云禮經女子出適以父母三年之喪折而爲二舅姑父母皆爲期喪太宗孝明皇后居昭憲太后之喪齊衰三年按乾德二年判大理寺尹拙少卿薛允中等奏古禮及開元禮婦爲舅姑服期近代多爲重服請加裁定魏仁浦等議曰古禮有期年之說至後唐始定三年竊以三年之內几筵尚存夫居苦塊之中婦被綺羅之飾夫妻齊體哀樂不均乞令舅姑之喪婦從其夫齊衰三年詔從之遂爲定制據此則後唐已行之也

喪次助哭

世俗有喪者於弔客至則多遣媪婢助哭亦有竟使之代哭者南史王秀之遺令云世人以僕妾直靈助哭當

由喪主不能淳至欲以多聲相亂魂而有靈吾當笑之
可見六朝時已有此陋習

避煞

喪家避煞之說俞文豹吹劍錄引唐太常博士李才百
已載喪煞損害法如已日死者雄煞四十七日回煞十
三十四歲女雄煞出南方第三家煞白色男子或姓鄭
潘孫陳至二十日及二十九日兩次回喪家故世俗相
傳至期必避之據此則唐時已有此風洪容齋夷堅志
董成二郎死而既斂家人用俚俗法篩細灰於竈前欲
驗死者所趨已而見二鷺足跡在灰上皆疑董已墮入
畜類又侯甸西樵野記鄉人顧綱卒煞回適值夜中其

妻設香楮牲饌于靈几間中障以彩綺合門皆隱隣舍
獨留一媪守家媪見一物狀如猿而大如犬據案啖牲
見媪連毆之媪號呼家人趨救已失之矣又儲泳論男
女生煞云人以某日死則受某日之煞氣陰陽家所載
有雌煞有雄煞有出有不出其說似不可信然雌煞不
出則死者右足鉗而向左雄煞不出則左足鉗而向右
皆不出則左右足皆鉗而相向皆出則兩足皆不鉗而
向外云云歷按諸說則雄煞雌煞之說理或有之然泥
於習俗至傾家出避則惑矣善乎陳東山之論曰安有
執親之喪欲全身遠害而扁靈柩于空室之內者又豈
有爲父母而肯害其子者乃獨臥苦塊中帖然無事此

可以破俗說也

墓祭

古無墓祭先儒備言之其最明切者晉博士傅純曰聖人制禮以事緣情制冢槨以藏形而事之以凶立廟祧以安神而奉之以吉送形而往迎精而反此墓廟之大分形神之異制也至於室廟寢祔所以廣求神之道而獨不祭于墓明非神之所處也韓昌黎豐陵行亦云臣聞神道尚清靜三代舊制存諸書墓藏廟祭不可亂欲言非職知何如又程子謂生不野合死不墓祭唐順之亦云墓祭非古也按周禮小宗伯雖有成葬而墓祭之文乃葬日孝子先歸虞祭而使有司在墓一祭地神實

非祭先祖冢人所云凡祭墓爲尸檀弓所云有司設奠於墓左亦然其祭先祖于野者特曾子問望墓爲壇以時祭耳然亦以宗子出奔庶子不敢主祭于廟故然其弔喪而不及殯者則亦先之墓主人之待之也卽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此又因赴弔不及而然皆非常禮也史記武王上祭于畢馬融以畢爲文王墓地名其後武王周公亦皆葬此然司馬貞林有望以爲祭畢星而非祭墓又按竹書紀年紂六祀文王初禱于畢則文王已祭畢非墓祭可知也惟吳越春秋曰夏少康恐禹墓之絕祀乃封其庶子於越號曰無余居於秦餘春秋祠禹墓於會稽似夏時已有墓祭然吳越春秋作於

後漢趙長君其文多撮取左氏國語史記附會成篇未可信也蓋三代以上本無墓祭故辛有見被髮祭野者而以為異歐陽公謂五代禮壞寒食野祭而焚紙錢論者引為近代墓祭之始按寒食上塚本唐開元二十年制詔令編入五禮永為常式事見舊唐書則非起於五代而其實并非起於唐憲宗元和元年詔常參官寒食拜墓在畿內者聽假日往還他州府奏取進止孟子東郭墦間之祭雖屬設詞然其時必已有此俗史記孔子沒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塚是春秋戰國時已開其端秦起寢殿於墓側西漢渭北原廟月出衣冠顏師古曰從高帝陵寢出衣冠月一遊之也蘇武自匈奴還詔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元帝追念蕭望之每遣

使祭其塚此西漢時墓祭也光武令諸功臣王常馮異

吳漢等皆過家上塚又遣使者祭竇融父塚明帝遂有

上陵之制永平元年春正月帝率公卿已下朝於園陵如元會儀每正月上丁祀郊廟畢以次上陵百官四姓親家婦女公主諸正大夫外國

侍子郡國計吏皆會陵八月飲酌禮亦如之蔡邕見靈帝謁原陵乃曰吾聞古不墓

祭朝廷有上陵之禮始謂可損今見威儀察其本意乃

知孝明皇帝至孝惻隱不易奪也此則上陵之創為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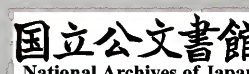
制自東漢明帝始蓋自西漢時早有上塚之俗明帝遂

因以定制耳其他如樓護為諫議大夫使郡國過齊上

書求上先人塚鮑永椎牛上苟諫塚魏武祭橋元墓又

賜徐晃牛酒合上先人墓龐德公亦有上塚事兩漢以

來見于史書者不一而足蓋又因上陵之制士大夫倣



之皆立祠堂於墓所庶人之家不能立祠則祭於墓相習成俗也孔子云死歸土謂之鬼周豐云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以生者之哀事死者之鬼亦情之自然而不容已者也李濟翁資暇錄記唐時寒食出城拜掃雖已卽吉者仍用喪服白衫麻鞋此蓋猶沿古時凶祭之意

合葬

檀弓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又曰周公蓋祔然則合葬之制起于周公也按古人合葬不惟同穴而且同槨蓋取相親之意記云親之也者親之也生

既同室死自不容相離故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而孔子獨善魯然所謂離之者亦非異其椁但一椁而爲二室耳合之則并無有隔於兩棺之間者而孔子之所善在此則合葬之當同椁也審矣後世古法漸亡同椁之制久已不講所謂合葬者但同穴耳然古制亦有不便於時俗者人之生死不齊時之貧富亦異故朱子謂古人椁大可容兩棺今人椁小不能容亦未嘗以異椁爲非也司馬溫公作程夫人墓誌云蜀人之祔也同壟而異壙則并有隔壙者矣

改葬

中庸武王末受命追王太王王季疏云武王追王周公

又改葬以王禮按左傳隱公元年冬十月改葬惠公惠
公之薨也有宋師太子少故有闕是以改葬戰國策魏
惠王死大雪太子不改葬期惠施謂太子曰昔王季葬
於禁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先王欲
一見羣臣百姓也出而張朝三日而後更葬則改葬起
於文王也呂氏春秋謂葬于滑山之尾
初學記作崑山論衡作滑山然古人改葬蓋出於不得
已鄭康成謂墳墓以他故崩壞將亡失尸柩者韓昌黎
亦謂山崩水涌毀其墓及葬不備禮者教繼公亦云或
以向者之葬不能如禮如晉惠公於共世子之類是也
後世以遷就風水輕動祖宗之體魄謬矣改葬在除喪
後者其服總麻穀梁傳改葬之禮總舉下緇也喪服記

改葬服總戴德鄭康成皆謂服總者臣爲君子爲父妻
妾爲夫及孫爲祖後者也然則主喪者僅服總非主喪
者則無服矣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
思曰禮父母改葬總旣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
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昌黎謂弔服加麻也

久而不葬

禮士庶人踰月而葬以次而上至七月止無久殯不葬
者喪服小記久而不葬者惟主喪者不除此則有他故
必不得已者耳非若後世停柩之法也司徒文子問子
思曰喪服旣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
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昌黎所謂改葬與未葬異者

也此久而不葬之服制也

假葬

世俗有攢柩於所居之室遂以爲葬所者古人謂之假葬通典有假葬三年卽吉議郝詵母亡便於堂北壁外下棺三年卽吉衛瓘以其不應除服議之詵云此方下濕惟城中高故遂葬於所居之宅祭於所養之堂不知其不可也亦見晉書程榮三柳軒雜說胡楷買屋修理於夾壁中得故攢堂一尸僵臥如生觸之則應手灰滅遂白有司遷瘞之蓋卽古人假葬之制也

洗骨葬

時俗愚民有火化其先人之骨者謂之火葬顧寧人已詳言其凶慘然又有洗骨葬者江西廣信府一帶風俗旣葬二三年後輒啟棺洗骨使淨別貯瓦餅內埋之是以爭風水者往往多盜骨之弊余友沈倬其宰上饒見庫中有骨數十具皆盜葬成訟貯庫者按南史顧憲之傳憲之爲衡陽內史其土俗人有病輒云先亡爲禍乃開塚剖棺水洗枯骨名爲除祟則此俗由來久矣

神道

吳曾能改齋漫錄謂墓路稱神道自漢已然而引襄陽耆舊傳光武立蘇嶺祠刻二石鹿夾神道又楊震碑首題太尉楊公神道碑銘爲證張湜又引漢書高惠文功臣表云成國侯李信成坐爲太常丞相侵神道爲隸臣

又霍光傳光夫人侈大其塋制起三幽闕築神道謂此
二事又在前は神道蓋起於西漢也

碑表

儀禮士婚禮入門當碑揖聘禮賓自碑內聽命又曰東
西北上碑南禮記祭義牲入廟門麗牲于碑賈氏以爲
宗廟皆有碑以識日景說文注又云宗廟碑以麗牲後
人因於其上紀功德檀弓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注
豐碑以大木爲之桓楹者形如大楹也喪大記君葬四
綽二碑大夫葬二紼二碑凡封窆用綽去碑注樹碑于
壙前以紼繞之用輓轡下棺也按此數說則古人宮寢
墳墓皆植大木爲碑而其字從石者孫何云取其堅且

久也劉勰則謂宗廟有碑樹之兩楹事止麗牲未勒勳
績後代自廟徂墳以石代金司馬溫公謂古人勲德多
勒銘鼎鐘藏之宗廟其葬則有豐碑以下棺耳秦漢以
來始作文褒讚功德刻之於石亦謂之碑此二說似謂
刻石之碑與下棺之碑無涉者然唐封演聞見記豐碑
本天子諸侯下棺之柱臣子或書君父勲伐於其上又
立於隧口故謂之神道古碑上往往有孔是貫絳索之
象孫宗鑑東臯雜錄周秦皆以碑懸棺或木或石旣葬
碑留壙中不復出矣後稍書姓名爵里於其上後漢遂
作文字李綽尚書故實亦云古碑皆有圓空蓋本墟墓
間物所以懸窆者後人因就紀功德由是遂有碑表數

十年前有樹德政碑者亦設圓空後悟其非遂改而孫何亦謂昔在潁中嘗見荀陳古碑皆穴其上若貫索爲之者以問起居郎張觀觀曰漢去古未遠猶有豐碑之遺像更以質之柳仲塗亦云然則墓道之有碑刻文本由於懸窆之豐碑而或易以石也古碑之傳於世者漢有楊震碑首題太尉楊公神道碑銘又蔡邕作郭有道陳太邱墓碑文載在文選後漢書崔實卒袁隗爲之樹碑頌德故劉勰謂東漢以來碑碣雲起吳曾能改齊漫錄亦謂碑文始自東漢而朱竹垞又引漢元初五年謁者景君始有墓表其崇四尺圭首方跌其文由左而右按表卽碑之類則西漢已有碑制究而論之要當以孔子題延陵吳季子十字碑爲始或有疑季子碑爲後人僞托者唐李陽冰初工嶧山篆後見此碑遂變化開合如龍如虎則非後人所能造可知也自此以後則嶧山之朶碣石等雖非冢墓亦仿之以紀功德矣

墓誌銘

墓誌銘之始王阮亭池北偶談謂事祖廣記引炙輠子以爲始于王戎馮鑑事始以爲始於西漢杜子春而高承事物紀原以爲始於比干槎上老舌又引孔子之喪公西赤志之子張之喪公明儀志之以爲墓志之始不知檀弓所謂志之者猶今之主喪云爾未可改作誌也惟封氏見聞錄青州古冢有石刻銘云青州世子東海

女郎賈昊以爲東海王越之女嫁荀晞之子者又東都
殖業坊王戎墓有銘曰晉司徒尚書令安豐侯王君墓
銘凡數百字又魏侍中繆襲葬父母墓下題版文則誌
銘之作納於壙中者起於魏晉無疑云云阮亭所據封
氏之說固核矣然南史齊武帝裴皇后薨時議欲立石
誌王儉曰石誌不出禮經起自宋元嘉中顏延之爲王
球石誌素族無銘策故以紀行自爾以來共相祖襲今
儲妃之重旣有哀策不煩石誌此則墓誌起於元嘉中
之明據也宋建平王宏薨宋武
武帝自爲墓誌銘司馬溫公亦謂南朝始有銘誌
埋墓之事然賈昊辨識東海王越之女一事亦見南史
則晉已有墓誌之例又宋書何承天傳文帝開元武湖

遇大家得一銅斗帝以問羣臣承天曰此新莽時威斗
三公亡皆賜之葬時三公居江左者惟甄邯此必邯墓
也俄而冢內更得一石銘曰大司徒甄邯之墓又張華
博物志載西漢南宮殿內有醇儒王史威長葬銘曰明
明哲士知存知亡崇隴原野非寧非康不封不樹作靈
垂光厥銘何依王史威長亦見學
齋占畢則西漢時已有墓銘也
金史蔡珪傳金海陵王欲展都城有兩燕王墓舊在東
城外今在所展之內命改葬於城外此兩墓俗傳燕王
及太子丹之葬也及啟壙其東墓之樞端題曰燕靈王
舊舊卽古柩字通用乃漢高祖子劉建也其西墓蓋燕
康王劉嘉之葬也珪作兩燕王辨甚詳此又西漢題識

於柩之法不特此也莊子云衛靈公卜葬於沙邱掘之
得石槨有銘曰不憑其子靈公乃奪而埋之則春秋以
前已有銘于墓中者矣唐書鄭欽說傳梁任昉于大同四年七月在鍾
山壙中得銘曰龜言土著言水甸服黃鍾啟靈
址瘞在三上庚墮遇七中巳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圮當時莫有解者戒
子孫世世以此訪人助五世孫寫以問欽說欽說方出使得之于長樂驛行三十里
至敷水驛乃悟此塚葬以漢建武四年三月十日圮以梁大同四年七月十二
日也解在欽說傳內則漢時銘墓又有此一類蓋卽莊子所謂石椁銘之類也由
此數事以觀則墓銘之來已久而王儉謂始自宋元嘉
中顏延之此又何說竊意古來銘墓但書姓名官位間
或銘數語於其上而譔文敘事臚述生平則起於顏延
之耳

碑表誌銘之別

曾子固文集有二碑表立於墓上誌銘則埋壙中此誌

銘與碑表之異制也諸書所載如庾子山作崔公神道
碑銘所謂思傳舊德宜勒黃金之碑楊盈川作建昌王
公碑銘所謂邱陵標榜式建豐碑此碑之立於墓上者
也賈昊所辨東海女郎及甄邯諸事皆從開冢而見又
神僧傳寶誌公歿梁武帝命陸倕製銘于冢內司馬溫
公誌呂誨云誨將死囑爲其埋文誌張仲倩云譔次所
聞納諸壙此誌銘之藏于墓中者也故碑表有作于葬
後者王荆公集中馬正惠葬于天禧而碑立於嘉祐賈
魏公碑亦立於旣葬之明年而墓誌之作必在葬前溫
公銘其兄周卿及昭遠皆云以葬日近不暇請于他人
而自爲銘以葬時所用也惟宋景濂作常開平神道碑

銘亦云序而銘諸幽殊不可解神道碑無納壙之例惟南史裴子野卒宋湘東王作墓誌銘藏于壙內邵陵王又作墓誌列於羨道羨道列誌自此始又范傳正作李白新墓銘刻二石一置壙中一表道上景濂或彷彿此歟

温公謂碑猶立於墓道人得見之誌藏於壙中非開發孰從而觀之謂誌銘不可用也費衰則引韓魏公四代祖葬博野子孫避地遂忘所在公既貴始尋求命其子祭而開壙各得誌銘然後信則誌銘之設亦孝子慈孫之深意未可盡非也湧幢小品云劉宋時裴松之

以世立私碑有乖事實上言以為立碑者宜上言為朝議所許然後得立庶可防遏無徵顯章茂實由是普斷

遵行見南史裴松之傳至隋唐凡立碑者皆奏請及五代而弛今

且彌布天下矣又朱竹垞云古葬令五品以上立碑降五品立碣此規制之宜審者也按此本隋制五品以上立碑螭首龜趺上不得過四尺載在喪葬令

碑有序有銘謂之碑文可也碑銘可也而直謂之碑則非也孫何曰蔡邕撰郭有道陳太邱碑皆有序冠篇而

未亂之以銘未嘗直名之曰碑北史樊遜傳魏收為庫狄干碑序令樊孝謙作銘陸卬不知以為皆收作也是又有兩人合作序銘者迨李翱為高愍女碑羅隱為三叔碑梅先

生碑則序與銘皆混而不分其目亦不復曰文而直曰碑是竟以麗牲懸綽之具而名其文矣古者嘉量有銘

謂之量銘鐘有銘謂之鐘銘鼎有銘謂之鼎銘不聞其去銘字而直謂之量也鐘也鼎也此名目之宜審者也

按南史虞荔傳梁武帝于城西置士林館荔乃制碑奏上帝印命勒于館則六朝時已單名曰碑癸辛雜識引趙松雪云

北方多唐以前古冢所謂墓誌者皆在墓中正方而上有蓋蓋豐下殺上上書某朝某官某人墓誌此所謂書

蓋也後立碑於墓其篆額應止謂之額今訛爲蓋非也此題額之宜審者也又夫婦合葬墓誌近代如王遵巖王弇州集中皆書曰某君暨配某氏合葬墓誌識者非之以爲古人合葬題不書婦今日暨配某者空同以後不典之詞也而考唐宋書法則并無合葬二字但云某君墓誌而已其妻之耐則於誌中見之此書法之宜審者也又古人於碑誌之文不輕作東坡答李方叔云但緣子孫欲追述其祖考而作者某未嘗措手其慎重如此今世號爲能文者高文大篇可以一醉博易風斯下矣唐荆川云近日屠沽細人有一碗飯吃其死後必有一篇墓誌此亦流俗之最可笑者杜子夏臨終作文曰

魏郡杜鄴立志忠欵犬馬未陳奄先草露骨肉歸于土魂無所不之何必故邱然後卽化長安北郭此焉宴息王阮亭引之以爲此又後人自作祭文及自撰墓誌之始也又後漢書趙岐傳岐久病勅兒子可立一員石于墓前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此亦與杜子夏臨終作文同也

行狀

吳曾能改齋漫錄云自唐以來未爲墓誌必先有行狀蓋六朝以來已有之按梁書江淹爲宋建太妃周氏行狀任昉裴子野皆有行狀南史袁昂臨歿勅諸子不得上行狀徐孝嗣爲吳興守王儉贈以四言詩人以此蔡

子尼行狀北史邢臧爲甄琛行狀世稱其工而裴松之
三國志註引用先賢行狀最多則漢末已有之并不自
六朝始也然古人行狀本以太常司徒議諡法魏書
云舊制凡薨亡者大鴻臚本州大中正條其行蹟移公
府下太常博士議諡不應諡法者博士坐如選舉不實
若狀不實中正坐如博士封氏聞見記云唐制太常博
士掌諡三品以上薨亡者故吏錄行狀申尚書省考功
校勘下太常博士議擬申省省司議訖然後奏聞是古
人於行狀原有核實之法然人已死而子孫及故吏爲
之自必多溢美而主其議者亦多以善善欲長誰肯爲
刻覈之舉雖有中正博士處分及考功校勘而濫者接

踵魏袁翻謂今之行狀皆出其私家臣子自言其君父
之行無復是非今之博士又與古不同惟知依其行狀
便爲議諡請敕太常有言詞流宕無復節限者不得聽
受唐李翱亦謂行狀諡牒皆故吏門生苟言虛美願敕
考功虛者勿受按當時行狀有中正博士之處分考功
之校勘尚不免多虛譽何況近代之行狀不必經太常
考功人人可以自撰又何怪乎虛詞讎語連篇累牘也
俞文豹吹劍錄古來誌婦人者止曰碑曰誌未嘗稱行
狀近有鄉人誌其母曰行狀不知何據按江淹建太妃
周氏行狀已見南史則又不得謂婦人行狀之無本也

樂石

世俗誌銘之文每云刻之樂石蓋本嶧山碑文有刻之樂石之語而襲用之不知引用誤也禹貢嶧陽孤桐泗濱浮磬言泗水之濱有石可爲磬始皇嶧山所刻卽用此磬石故謂之樂石以磬乃作樂之具他處刻石文不云樂石也

文士通用之於碑碣誤矣說見顏師古匡謬正俗

忌日忌月

禮記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蓋每遇父母歿之日必素服撤樂哀慕終日六朝以來更有忌日請假之制沈約答庾光祿書云忌日請假應是晉宋之間其事未久封氏聞見記則以爲古制忌日止是不飲酒不作樂至於後世請假閉門不見客則禮之過而引晉書會

稽王世子忌日送客至新亭主人作樂王便起去持彈彈鳥桓元忌日與賓客遊宴惟至時一哭以爲古無忌日不見客之例其不見客者實由不能悲愴故轉自藏晦耳此言雖欲矯弊然遇忌日仍宴賓見客如平時行之旣久此禮將遂廢是適便於背死忘親者之爲則與其過而去之母寧過而存之文昌雜錄記宋元豐令諸私忌給假一日逮事祖父母者准此蓋猶沿古制也六朝時又有忌月之說晉穆帝將納后以康帝忌月疑之下其議荀納王洽等謂古但有忌日若有忌月則更當有忌時忌年益爲無禮南史張融傳融有孝義忌月三旬不聽音樂唐書王方慶傳議者以孝明帝忌月請獻

陰會考卷三
俘不作樂方慶謂禮有忌日無忌月亦引荀納等忌時
忌年之說以折之韋公肅傳舊制忌日之前三日後三
日皆不聽事公肅亦引禮無忌月之說以著其非

七七

俗以人死每第七日爲忌至七七四十九日則卒哭此
不得其說田藝衡春雨逸響云人之初生以七日爲臘
死以七日爲忌一臘而一魄成一忌而一魄散楊用修
亦云人生四十九日而七魄全死四十九日而七魄散
耶仁寶云天以二氣五行生物而有七政人得陰陽五
常而有七情天之道惟七而氣至六日有餘爲一候人
之氣亦惟七凡六日有餘而行十二經又引論衡訂鬼

篇曰鬼者甲乙之神甲乙者天之別氣人病且死甲乙
之神至矣假令甲乙之日病則死見庚辛之神蓋甲乙
鬼庚辛報故甲乙日病者死期嘗在庚辛也而因以推
五行相尅之理如木日鬼則金爲之殺金日鬼則火爲
之殺皆隔七日也是數說者皆有理大抵陰陽往來多
以七日爲候如世人病傷寒者其輕重每七日則一候
或一候二候三候有按節不爽者易曰七日來復此固
天之道也禮記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其後世做七之始
歟然以七七爲限經傳並無明文王棠謂古禮諸侯七
虞以七日爲節春秋末大夫皆僭用七虞今逢七日必
祭凡七祭蓋因虞禮而誤用之也又引皇甫湜所譏昌

黎神道碑云遺命喪葬無不如禮凡俗習畫寫浮屠日以七數之及陰陽家所謂吉凶一無污我云云棠謂日以七數之者卽今世逢七設奠是也然七七之祭實不始於唐按北史胡國珍死魏明帝爲舉哀國珍胡太后之父也故死而太后爲之行喪禮詔自始薨至七七皆爲設千僧齋齋令七人出家闍人孟欒死靈太后於其七日設二百僧齋北齊武成帝寵和士開將幸晉陽而士開母死帝聽其過七日後續發又孫靈暉爲南陽王綽師綽死每至七日靈暉爲請僧設齋此則做七之明證蓋起於元魏北齊也按元魏時道士寇謙之教盛行而道家鍊丹拜斗率以七七四十九日爲斷遂推其法於送終而有此七七之制耳

唐李翱集有楊垂謨喪儀其一篇云七七齋翱以爲非禮特論去之韓琦君臣相遇傳仁宗崩英宗初卽位光獻后謂琦曰當初立他爲皇子時臣僚多有言不當立者恐他見後心裏不好昨因齋七並焚于錢爐矣齋七卽做七也此又近代做七故事也

生壙

司空圖作生壙每春秋佳日邀賓友遊咏其上事見唐書然不自司空生始也後漢書趙岐傳岐自爲春秋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自畫其像居主位皆爲贊頌此生壙之始也唐書姚勗自作壽藏於萬安山署兆曰寂居穴墳曰復真堂剝土爲牀曰化臺而刻

石告後世盧照隣隱具茨山下預爲墓區偃臥其中李適營墓樹十松未病時嘗往寢石榻上置所撰九經要句及素琴於前此皆在司空圖之先

生祠

官吏有遺愛旣歿而民爲之立祠者蓋自文翁朱邑始漢書文翁終於蜀吏民爲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朱邑先爲桐鄉令後入爲大司農臨死囑其子曰必葬我桐鄉子孫念我不如桐鄉民其子遵遺令葬之於桐桐人果爲立祠歲時祭享不絕後漢書周嘉爲零陵守卒吏民頌其遺愛爲立祠焉王渙爲洛陽令卒民立祠於安陽亭西每祀輒絃歌之許荆爲桂陽守卒桂陽人爲立

廟樹碑祭彤在遼東有恩信旣歿吏民爲立祠此皆死後立祠者也其有立生祠者莊子庚桑子所居人皆尸祝之蓋已開其端史記欒布爲燕相燕齊之間皆爲立社號曰欒公社石慶爲齊相齊人爲立石相祠此生祠之始也後漢書任延爲九真太守九真吏民生爲立祠王堂爲巴郡太守韋義爲廣都長吏民皆爲立生廟又李憲旣誅餘黨猶據守光武欲討之廬江人陳衆爲從事乘單車駕白馬往喻降之乃共爲立生祠號曰白馬從事唐書狄仁傑貶彭澤令邑人爲立生祠遷魏州州人又爲立祠呂誼治荆州有惠愛荆人構生祠誼沒人又以錢十萬徙祠于府西宋史李穀入相淮陽民數千

詣闕請立生祠張亢傳其祖張全義守洛四十年洛人德之立生祠韓魏公在定州數州之民詣闕請爲立生祠事見君臣相遇傳自唐以來守魏者惟狄梁公有生祠至公亦立生祠於熙寧佛寺儀形宛然此皆生而立祠者也

按舊唐書狄仁傑有生祠在魏州後其子暉爲魏州司功參軍貪暴爲人所惡乃毀仁傑之祠

祠堂

今世士大夫家廟皆曰祠堂按三代無祠堂之名東坡逍遙臺詩自注云莊子祠堂在開元此或後人因其葬處爲之非漆園時制然王逸序天問云屈原見楚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畫天地山川神靈奇詭之狀因書壁而呵問之則戰國末已有祠堂矣漢書張安世及霍光

傳將作穿復土起冢爲祠堂其時祠堂多在墓地故司馬溫公謂漢世公卿貴人多建祠堂於墓所在都邑則鮮如成都外諸葛祠堂蓋一二而已光武紀建武十七年冬幸章陵悉爲春陵宗室起祠堂因謁陵而起祠堂則亦或在墓也後漢書巴郡太守在任十七年得夷人和旣卒夷人愛慕送其喪歸詔書嘉美爲立祠堂又清河王慶欲爲母宋貴人作祠堂不敢上言常以爲沒齒之恨魏略明帝東征過賈逵祠詔掃除祠堂有穿漏者補治之北史崔士謙傳士謙爲荊州刺史及卒闔境痛惜之立祠堂四時祭享周書司馬裔卒家室卑陋喪庭無所乃詔爲起祠堂此則不在墓所然其時尚沿祠堂

之名唐以後士大夫各立家廟祠堂名遂廢若唐世所傳家廟碑先廟碑之類罕有名祠堂者宋史宋庠傳嘗請復羣臣家廟曰慶歷元年赦書許文武官立家廟而有司不能奉行因循顧望使王公薦享下同委巷請下有司論定施行王曙亦奏請三品以上立家廟復唐舊制文彥博亦請定羣臣家廟之制蘇頌曰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今不能有土田請考唐人寢室燕饗儀止用燕器常食皇祐中遂著令臣下立廟是其時亦未以祠堂爲名近世祠堂之稱蓋起於有元之世攷元史仁宗建阿朮祠堂英宗建木華黎祠堂朝廷所建亦以爲名則士大夫私廟可知矣

宗祠塋像

古者祭必有尸孟子弟爲尸是戰國時尚有此制然宋玉招魂已有像設君室之文則塋像實自戰國始顧寧人謂尸禮廢而像事興亦風會使然也近世祠堂皆設神主無復有塋像者其祖先真容則有畫像歲時展敬唐宋時則尚多塋像陸魯望建祠塋已像於其中咸淳中有人醉仆其像腹中皆生平詩文稿也前明士大夫家祠亦有之陸深谿山餘話云予謫延平時路過蘭溪謁章楓山祠堂祠中塋像乃公服不甚肖

塑像

自佛法盛而塑像遍天下然塑像實不自佛家始史記

帝乙爲偶人以象天神與之博則殷時已開其端國語
范蠡去越越王以金寫其形而祀之國策宋王偃鑄諸
侯之象使侍屏廁則并有鑄金者孟子有作俑之語宋
玉招魂亦云像設魏文侯曰吾所學者乃土梗耳又國
策秦王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象寡人而射其面又孟
嘗君將入秦蘇代止之曰土偶與桃梗相遇桃梗曰子
西岸之土也挺子以爲人歲八月雨降則汝殘矣土偶
曰吾西岸之土土殘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
削子以爲人雨下水至漂子而流吾不知所稅駕也則
泥塑木刻戰國時皆有之矣又韓非子記桓赫削之
道鼻莫如大目莫如小鼻大可小小不可大也目小可

大大不可更小也此又塑像之秘訣至佛像自漢武擊
休屠始得其祭天金人以歸然則佛像本用金鑄其後
有用土木者則轉從入中國後以中國之法爲之耳宋
史方伎傳僧志言盛夏死身不壞仁宗命以其真身塑
像寺中此又後世真身塑像之始

該餘叢考卷三十三

陽湖 趙翼 雲崧

刻書書冊

池北偶談引五代會要後唐長興三年命太子賓客馬
縞等充詳勘九經官於諸選人中召能書者寫付匠雕
刻每日五紙與減一選漢乾祐中周禮儀禮公羊穀梁
四經始鏤版周廣順三年尚書左丞田敏進印板九經
馬端臨文獻通考書籍門亦載刻書始於後唐沈括筆
談及孔氏雜說亦皆以為始于馮道奏鏤五經又和凝
有集百餘卷自鏤版行世廣順中蜀人毋昭裔出私財
百萬刻九經板又刻文選初學記白孔六帖行于世是

刻書始於五代明矣然葉夢得又謂唐柳玘訓序言在蜀見字書雕本而元微之序白樂天長慶集亦云繕寫摹勒衙賣于市井摹勒卽刊刻也則唐時已開其端歟筆談亦謂板印書籍唐時尙未盛曰尙未盛則已有之也河汾燕閒錄又謂隋開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廢像遺經悉令雕撰王阮亭引之以爲刊書之始刊書與抄書難易不啻百倍若隋已有雕刻何以唐時尙未盛行直至五代時始有之當是隋唐時習其技者少刻書甚艱故耳胡應麟筆叢亦謂雕本肇于隋行于唐擴于五代精于宋郎瑛七修類稿又謂唐時不過少有一二至五代始盛宋則羣集皆刻要不謬也今世刻工有活

板法亦起於宋時沈括云其法用泥刻字每字爲一印火燒令堅欲印則以鐵範置板上而密布字印于其中頃刻印千百本此卽活板法也但宋時猶用泥刻字今則并用木刻尤爲適用耳陸深金臺紀聞云近日毘陵人用銅鉛爲活字視板印尤巧便則又以活字爲起於明代蓋未知宋時已有刻泥活字之法也又程大昌演繁露云古書皆卷至唐始爲葉子卽今書冊也此恐未必唐時如鄴侯插架三萬軸白樂天云新詩三十軸軸軸金玉聲微之序樂天詩亦云前後數十軸是其時尙用卷軸也筆叢亦謂唐末宋初鈔錄變而爲印摹卷軸變而爲書冊

刻時文

雲谷卧餘載楊常葵云十八房之刻自萬歷壬辰鈞元錄始旁加批點自王房仲選程墨始其後坊刻漸衆大約有四種曰程墨則科場主司及士子之文曰房稿則十八房進士之舊作曰行卷則舉子之作曰社稿則諸生會課之作每科房考之刻皆出於蘇杭而北方賈人市買以去天下羣奉爲的矣戒菴漫筆曰余少時未見有房稿刻本有書賈從利考朋友家抄得牕課每篇酬錢數文持去發刻唐荆川中會元其稿是門人蔡瀛所刻薛方山中會魁其三試卷亦門人錢夢玉以東湖活板印行之今則滿目皆坊刻矣七修類稿亦云成化以

前世無刊本時文杭州通判沈澄刊京華日抄一冊甚

獲重利後閩省效之漸至各省提學考卷也

按明史萬歷十五年禮部言舉

業流弊太甚請選宏治正德嘉靖初年中式文字選其尤者刊布學宮俾知趨向此又官刻時文之始

花押

顧寧人引集古錄有帝王將相署字一卷謂署字者乃草書其名卽今俗所謂畫押而因據魏志司馬懿將統兵拒蜀許允等謀因其入請帝殺之已書詔優人於帝前唱青頭雞青頭雞者鴨也欲帝速押詔書也以爲此帝王書押之始是固然然謂是時帝王之押卽自署名恐不然也漢時長官批屬吏符牒書一諾字後漢書黨錮傳所謂南陽宗資但畫諾王府僚吏箋啓亦用此制

批答晉元帝踐阼心存謙抑猶用藩王禮凡牋奏皆批諾諾字中若字有鳳尾婆娑之形故曰鳳尾諾是畫諾者實書一諾字非後世花其名可比然則長吏及藩王之批答寮屬猶祇書一諾字而帝王之押反自花其名乎北史齊後主紀穆提婆等賣官乞書詔後主連判文書二十餘紙各作依字北齊書各作花字則北齊帝王畫押尚但作依字而不自書其名豈魏時帝王之押已自署名乎蓋漢魏時帝王已有押詔之例然必另有字作押如依字可字之類而非自花其名也唐董昌僭位下制詔皆自署名或曰帝王無押詔昌曰不親署何由知我為天子是唐末尚無天子自署名之例而謂漢魏帝王之押

卽自花其名必不然也集古錄所云五代帝王署字一

卷蓋五代帝王皆起於人臣其未登極以前本有署名

之押卽位後遂仍而不改耳至士大夫之押自六朝至

唐宋固無不署名

齊太祖在領軍府時令僧道暹學己手迹下名答報表疏又陸倕戲何敬容苟既太夫亦不小斛律金不能

署金字齊神武指屋角示之庫狄干署千字乃逆上畫之時人號為穿錐皆花押署名故事而宋時則并有以押代

名之例袁文瓿牖閔評記張乖崖一扎後面云知昇州

張押字自手而不書名方勺泊宅編亦記張安道書不

稱名但著押字故周密癸辛雜識云前輩簡帖皆前面

書名其後押字卽以代名不復書名也近世士大夫不

以押字代名纔百餘年事耳嘗見先朝進呈文字往往

只押字而不書名初疑為檢底而末乃有御批殊不能

曉後見前輩所載乾淳間禮部有申秘省狀押字而不
書名者或以爲相輕致憾范石湖聞之笑其陋云據此
則宋時進呈文書及屬吏申長官文牒後幅亦皆以押
代名然韓琦君臣相遇傳公在魏時府僚路拯呈事狀
尾忘書名公卽以袖覆之路君愧服然則古人進狀狀
尾本有書名之例

燒香

趙彥衛雲麓漫抄謂古無燒香之事尙書至于岱宗柴
望大告武成禮記焚柴於泰壇周禮升烟燔牲首皆是
焚柴升烟以降神後世燒香蓋起於佛道云李相之賢
已集因謂燒香始於佛圖澄襄國城塹水源暴竭石勒

問澄澄曰今當敕龍取水乃燒安息香呪數百言水大
至云然燒香實不自此始三國志孫策謂張津著絳帕
頭燒香讀道書又江表傳道士于吉來吳會立精舍燒
香讀道書則漢末道家已用之又按漢武故事昆邪王
殺休屠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之神其祭不用牛羊
惟燒香禮拜則燒香之始於佛家可知也高似孫緯略
亦云

放生池

放生本於佛家戒殺之義唐乾元中命天下置放生池
八十一所顏魯公碑云環地爲池周天布澤動植依仁
飛潛受獲宋天禧中王欽若奏以杭州西湖爲祝聖放

生池郡守王隨記之東坡奏西湖不可廢者五此其一也其狀云郡人數萬會於湖上所活羽毛鱗介以百萬數然考藝文類聚梁元帝時荊州有放生亭碑則唐以前已有之又南史梁武時謝微爲放生文見賞於世蓋梁武帝奉佛戒殺至以麩爲犧牲則放生起於是時無疑也據魯公飛潛受獲及坡翁羽毛鱗介云云則其池不特種魚宋人生辰多以放鳥鴿爲壽坡翁詩記取金籠放雪衣自注杭人以放鴿爲太守壽又倦遊錄云王丞相生日鞏籠雀鴿以獻開籠一一放之皆與天禧祝聖事相類蓋放生池兼放鳥獸今人亦尙有捨豢六畜者

神前設籤

顧仲恭竹籤傳載神前設籤之始曰入唐爲陳武烈太祝附帝意作韻語入宋又辟江東神幕關壯繆侯之改諡武安王也倚勢辟之明興爲王立廟京師正陽門外命籤典謁然則神前設籤起於唐世也又夷堅志建昌大寺塔中置泗州僧伽像甚靈張彥文尙書與其子元晉初預鄉薦皆禱之同得一吉籤遂登第去癸辛雜識臨安太學有岳武穆王祠并祀銀瓶娘子其籤文與天竺同

放債起利加二加三加四並京債

放債起息後人皆以周禮泉府之官凡民之貸與其有

司辨之以國服爲之息一語爲口實按國服爲之息一語本不甚了了鄭衆釋之云貸者從官借本賈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賈之國所出爲息也鄭康成因釋之云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爲息也於國事受園廛之田而貸萬泉者則期出息五百此亦億度之詞蓋周禮園廛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皆無過十二惟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漆林自然所生非人力所作故稅重康成乃約此法謂從官貸錢若受園廛之地貸萬錢者期出息五百也賈公彥因而疏解謂近郊十一者萬錢期出息一千遠郊二十而三者期出息一千五百甸稍縣都之民萬錢期出息二千也此後世放

債起息之所本也漢書谷永傳爲人起責分利受謝顏師古註曰富賈有錢假托其名代爲之主放與他人以取息而共分之是漢時已有放債之事然師古謂代富人爲主放與他人亦恐未確蓋如今之中保爲之居間說合得以分利受謝耳漢書貨殖傳農工商賈大率歲萬息二千百萬之家卽二十萬註云每萬得利二千故百萬之家得二十萬此加二之息見於漢書者也鄭康成註國服爲息句又云王莽時貸以治產業者但計羸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公彥疏云莽時雖計本多少爲定及其催科惟計所羸多少如歲羸萬泉則催一千如羸五千則催五百皆據利催什一也然則王莽時收息

僅加一也然漢書莽傳令市官收賤賣貴賒貸與民收
 息百月三如淳曰出百錢與民月收其息三錢也則莽
 收息乃加三而非如康成所云什一也此加三起息之
 見於莽傳者也宋青苗條例云人戶所請價錢斛斗至
 秋成應納時如物價稍貴願納見錢者當比附元請價
 錢不得過三分如一戶請過一貫文送納見錢不得過
 一貫三百文此後世官利加三之始也元史世祖本紀至元十
九年詔民間貸息以三
錢為率然韓琦疏又云今放青苗錢凡春貸十千半年之
 內令納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年終又令納利二千則
 又加四利息矣元史太宗本紀國初官民貸回鵲金歲
 加倍太宗著令凡假貸歲久惟子本相侔而止時因邪律
楚材言回

鵲金取息太重名羊羔利請以本
利相侔而止故有是詔見楚材傳世祖至元六年又申明此制令

民間貸錢雖踰限止償一本息時又因劉秉忠言宜確計官民欠
負依前者使一本一利償還詔從

之見秉忠傳又布魯海牙宣撫真定以富民收息
不踰時倍之乃定令息如本而止見布魯海牙傳此近代遠年債負一

本一利之所始也至近代京債之例富人挾貲住京師
 遇月選官之不能出京者量其地之遠近缺之豐裔或
 七八十兩作百兩謂之扣頭甚至有四扣五扣者其取
 利最重按此事古亦有之史記貨殖傳吳楚七國反時
 長安列侯當從軍者欲貸子錢子錢家莫肯貸惟無鹽
 氏捐金出貸其息十之吳楚平而無鹽氏之息十倍曰
 子錢家則專有此出錢取息之人如今放京債者也曰
 息十倍則如今京債之重利也又舊唐書武宗紀中書



陔餘叢考 卷三十三 九
奏選官多京債到任填還致其貪求罔不由此乃定戶部預借料錢到任扣還之例此又後世京債故事及官借俸錢之始

合同

今俗作契券有所謂合同者以兩紙尾相並共寫合同二字於其上而各執其一以爲驗蓋本古法也鄭康成註書契云書之于木刻其側爲契各持其一後以相考則已肇其端周禮地官有質劑之制國策馮煖爲孟嘗君之薛收責名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註凡券取者與者各收一責則合驗之又韓策或謂韓公仲曰秦操右契而爲公責註左契待合而已右契可以責取此卽今

合同之法也然老子任契章聖人執左券而不責于人史記蘇代謂田軫曰公常執左券以責於秦韓則左券亦可以責取者北史盧同傳請令軍功立明文案卽給以券其券一紙之上當中大書統軍位號勳人甲乙及斬級被傷之數各盡一行當行監裂其券前後皆起年號月日一付勳人一咨行臺此亦本古人合券遺法蓋不特民間市易所用而官曹亦用之以防作僞也又官曹文案於紙縫上鈐印魏晉律令謂之欵縫顏師古云應作鋏縫鋏刻也古未有紙之時凡簡牘編連處恐有改動故於縫上刻記之謂之鋏縫今紙上署縫猶仍舊名呼爲欵縫耳按此亦合契遺法也黃伯思謂梁御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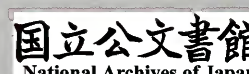
所藏前代法書皆有朱异唐懷克等題名於首尾紙縫間謂之押縫則并移此法於書畫矣元史桑哥拆印縫持其半以陷人徹里曰用朱印以封紙縫者防欺也今尚書省拆卷破印豈非教吏爲奸然則雖有鈐縫之法尙不能防弊宜時俗僞契之紛紛不止也

馬褂缺襟袍戰裙

凡扈從及出使皆服短褂缺襟袍及戰裙短褂亦曰馬褂馬上所服也疑卽古半臂之制說文無袂衣謂之褙趙宦光以爲卽半臂其小者謂之背子此說非也旣曰半臂則其袖必及臂之半正如今之馬褂其無袖者乃謂之背子耳

背子卽古褙襦之制南史柳元景傳薛安都着絳納褙襦衫馳入賊陣玉篇云褙襦其一當背其一當胸朱謀埠駢雅褙襦胸

也劉孝孫事原隋大業中內官多服半除卽今之長袖也唐高祖減其袖謂之半臂則唐初已有其制唐書常堅爲租庸使聚江淮運船於廣運潭令陝尉崔成甫着錦半臂缺膊綠衫而楊之唱得寶歌請明皇臨觀又曾三異同話錄有貉袖一條云近歲衣制有一種長不過腰兩袖僅掩肘以帛爲之仍用夾裏名曰貉袖起於御馬院圍人短前後襟者坐鞍上不妨脫着以其便於控馭也此又宋人短褂之制然短袖之服又不僅起於唐宋按魏志楊阜傳阜嘗見明帝着帽披縹綾半袖問帝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則短袖由來久矣北史周武帝着短衣享二十四軍督馬縞中華古今注隋文帝征遼詔



武官服缺胯襖子三品以上皆紫唐書高祖武德元年
詔諸衛將軍每至十月一日皆服缺胯襖子是缺襟之
制亦起於隋唐時至戰裙之始按國語鄢之戰卻至以
鞞帑之跗注三逐楚平王註跗注者兵服自腰以下注
於跗則今之戰裙蓋本此也邲之戰屈蕩逐趙旃得其
甲裳又裙之有甲者耳

帽頂

輟耕錄記元大德間有回回巨商賣紅刺石一塊於官
重一兩三錢直中統鈔十四萬錠用嵌帽頂上累朝皇
帝正旦及天壽節大朝賀則服用之又河南王卜憐吉
反嘗郊行天暖欲易涼帽左右捧笠侍風吹墮石上跌
碎御賜玉頂王不嗔責又有猴盜者使所畜猴入人家竊物在韶州旅
邸服繡衣琢玉爲帽頂又元史仁宗爲皇太子時淮東
宣慰使撒都獻七寶帽頂却之據此則帽之有頂元制
已然遼史重元傳興宗賜重元四頂帽二色袍則帽頂
之制并始於遼也

鞞膝褲

俗以男子足衣爲襪女子足衣爲膝褲古時則女子亦
稱襪男子亦稱膝褲左傳不脫襪而登席漢書王生謂
張釋之曰我襪解爲我結襪此男子稱襪也洛神賦羅
襪生塵李白詩兩足白如霜不着鴉頭襪杜牧詠襪詩
織織玉笋裹春雲道山新聞窅娘以帛繞足素襪舞其

中此女子亦稱襪也秦檜死高宗謂楊和王曰朕今日始免膝褲中置匕首矣此男子亦稱膝褲也是以呂藍衍言鯖謂襪卽膝褲然今俗襪有底而膝褲無底形製各別按炙韞子曰三代謂之角襪前後兩隻相成中心繫帶則古時襪之制正與今膝褲同豈古之所謂襪本如今膝褲之制後人改爲有底遂分其名而一則稱襪一則稱膝褲耶

釘鞵

古人兩行多用木屐今俗江浙間多用釘鞋不知起於何時按舊唐書德宗入駱谷值霖雨道滑衛士多亡歸朱泚惟東川節度使李叔明之子昇及郭子儀之子曙令狐建之子彰等六人恐有姦人危乘輿相與嚙臂爲盟著釘鞋行膝更控上馬以至梁州釘鞵之名始見於此明史禮志百官入朝遇雨皆躡釘鞵聲徹殿陛太祖曰古者入朝有履唐始用鞵其今朝官爲軟底皮鞵冒於鞵外出朝則釋之此又釘鞵之見於記載者也

眼鏡

古未有眼鏡至有明始有之本來自西域張靖之方州雜錄云向在京師於指揮胡瓏寓見其父宗伯公所得宣廟賜物如錢大者二形色絕似雲母石而質甚薄以金相輪廓而紐之合則爲一岐則爲二如市中等子匣老人目昏不辨細書張此物加于雙目字明大加倍近

又於孫景章叅政處見一具試之復然景章云以良馬
易於西域賈胡其名曰優逮又郎瑛云少嘗聞貴人有
眼鏡老年人可用以觀書予疑卽文選中玉珧之類及
霍子麟送一枚來質如白琉璃大如錢紅骨鑲二片可
開合而摺疊之間所從來則曰甘肅番人貢至而得者
豐南禺曰乃活車渠之珠須養之懷中勿令乾然後可
予得之二十年無用云瑛嘉靖時人是知嘉靖時尙罕
見也吳瓠菴集中有謝屠公餽眼鏡詩呂藍衍亦記明
提學潮陽林某始得一具每日力倦以之掩目能辨細
書其來自番舶滿加刺國賈胡名曰鑿隸云則此物在
前明極爲貴重或頒自內府或購之賈胡非有力者不
能得今則遍天下矣蓋本來自外洋皆玻璃所製後廣
東人倣其式以水精製成乃更出其上也劉跂暇日記
史沆斷獄取水精十數種以入初不喻旣而知案牘故
暗者以水晶承日照之則見是宋時已知水晶能照物
但未知作鏡耳

摺扇

高江村天祿識餘謂今之摺疊扇初名聚頭扇元時高
麗始以充貢明永樂間稍效爲之今則流傳溷廣團扇
廢矣至於揮灑翰墨則始於成化間云癸辛雜識倭人
聚扇用倭紙爲之雕木爲骨金銀花草爲飾并有作不
肖之畫於其上者七修類稿亦謂成化初高麗貢至朝

命倣製以答復書格言以賜羣臣民間遂效而爲之按
陸深春風堂隨筆云今之摺扇張東海以爲貢於東夷
永樂間盛行於中國然予見南宋以來詠摺扇者頗多
東坡謂高麗白松扇展之廣尺餘合之止兩指卽此也
又按洪容齋隨筆記朱新仲有摺扇詩云宮紗蜂趕梅
寶扇鸞開翅數摺聚清風一捻生秋意搖搖雲母輕裊
裊瓊枝細莫解玉連環怕暮新花墜張安世見而書諸
扇又豐坊云家有趙彥所畫摺扇金章宗題摺扇詞云
幾股湘江龍骨瘦巧樣翻騰疊作湘波皺則摺扇非始
於元蓋宋金時已有之特其時尚未盛行民間猶多用
團扇是以陸放翁有生納裁扇又團團及團扇家家畫
放翁之詩直至永樂中始盛行於中國耳馮時可篷窻
續錄亦謂貢自東夷永樂間乃盛行客中閒談又謂之
撒扇永樂中朝鮮貢至上喜其舒卷之便命工如式爲
之南方婦女猶用團扇惟妓女用撒扇近年良家婦亦
用之矣云又按昔人摺扇有用絹者陸儼山有楊妹子
書摺絹扇郎瑛又謂黑骨泥金起於日本云南齊褚淵
以腰扇障日通鑑註云腰扇佩之於腰今謂之摺疊扇
此恐誤唐時尚未有摺扇何得六朝已有之胡三省蓋
以後世之物妄爲附會耳

竹夫人湯婆子

編竹爲筒空其中而竅其外暑時置牀席間可以憇手

足取其輕涼也俗謂之竹夫人按陸龜蒙有竹夾膝詩
天祿識餘以爲卽此器也然曰夾膝則尙未有夫人之
稱其名蓋起于宋時東坡詩云留我同行木上座贈君
無語竹夫人又聞道牀頭惟竹几夫人應不解卿卿自
注云世以竹几爲竹夫人也又黃涪翁云趙子充示竹
夫人詩蓋涼寢竹器憇臂休膝似非夫人之職予爲名
曰青奴陸放翁亦有詩云空牀新聘竹夫人羅鶴林玉
露亦載李公甫謁真西山丐題西山指竹夫人爲題曰
蘄春縣君祝氏可封衛國夫人公甫援筆立就有云保
抱攜持朕不忘五夜之寢展轉反側爾尙形四方之風
西山擊節又今人用銅錫器盛湯置衾中煖脚謂之湯

婆子或以對竹夫人按此名雖不經見然東坡有致楊
君素札云送煖脚銅乍一枚每夜熱湯注滿塞其口仍
以布單裹之可以達旦不冷然則此物亦起於宋其名
當亦已有之按范石湖有脚婆詩則是時并有脚婆之
稱也

連枷

農家登麥必用連枷擊之按國語管仲對桓公曰農之
用耒耜枷芟帚昭註枷拂也所以擊草也則三代已有
之癸辛雜識引王莽傳東巡載耒南載耨西載銍北載
拂師古註拂音佛以擊治禾今謂之連枷此連枷之見
於書傳者也然云擊治禾而周密亦謂打稻用之是古

人專以爲禾稻之用今江南人惟用以打麥而禾稻罕有用者宋慶歷初知并州楊偕上所製銚連枷詔藏之秘府又狄武襄亦以銚連枷破儂智高則并用之爲兵器矣按天官書楛亦作櫛及棒又連枷也見玉篇

滿江紅船

江船之巨而堅實可重載者曰滿江紅董穀碧里雜存云明祖初得和陽欲圖集慶與徐達間行以覘之至江直歲除呼舟莫應有貧叟夫婦二人舟甚小欣然納之曰日暮矣明早渡江因具雞黍留宿厥明發舟老叟舉棹口中打號曰聖天子六龍護駕大將軍八面威風明祖元旦得此吉語與達躡足相慶登極後訪得之無子官其姪并封其舟而朱之故江中渡船稱滿江紅云

牛皮船

西番一帶山巒陡險溪流湍悍舡不得施土人有用牛皮爲船者按後漢書匈奴傳北匈奴遣騎候望朔方作馬革船欲度南匈奴叛者鄧訓傳任尙擊迷唐羌縫革爲船置牌上以渡河晉載記慕容垂擊翟釗軍於黎陽爲牛皮船百餘艘欲渡以誘之北史室韋國以皮爲舟又嘉良夷有水濶百餘丈用皮爲舟以濟新唐書東女國有弱水縫革爲船白香山蠻子朝詩云汎皮船兮渡繩橋來自雋州道路遙元史世祖取大理乘革囊渡金沙江汪世顯傳宋兵屯萬州世顯從上游鼓革舟徑渡

襲其兵速哥傳帥帥攻蜀至馬湖江以革爲舟夜渡是
牛皮爲船由來久矣皆出於番俗也然沈攸之進攻濃
湖造皮艦十乘拔其營柵周世宗親攻壽春趙太祖乘
皮船入壽春濠中則內地亦有用之者

明史唐龍傳時吉囊居
套中西抵賀蘭山限以

黃河不得渡乃用牛皮爲渾脫渡入山後然渾脫
非船比乃縫羊皮吹氣令飽而人乘之以渡耳

螺填

髹漆器用蚌蛤殼鑲嵌象人物花草謂之螺填呂藍衍
言鯖謂牂牁蠻國其王號鬼王其別帥曰羅殿在貴州
界內世用其蛤飾器謂之羅殿此說非也今貴州水西
一帶卽羅甸鬼國余嘗官其地皆崇山峻嶺並無江河
安得有蚌蛤之屬此器多出自廣東沿海一帶按方勺

泊宅編謂螺填器本出倭國而藍衍訛爲羅殿而附會
之誤矣周密駕幸張府記宋高宗幸張循王府王所進
有螺鈿盒十具又癸辛雜識王櫛諂賈似道作螺鈿卓
面屏風十副圖賈相當國盛事如鄂渚守城鹿磯奏捷
之類賈相乃大喜則螺填當作螺鈿爲是

骰子四緋

骰子本魏陳思王所製然其時乃窑燒成者事見七修
類稿而說郭云博骰本以木爲質唐世鏤骨爲竅雜以
朱墨更有取相思紅子納竅中故温飛卿詩云玲瓏
骰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也無今骰子於四上加紅亦
有所本言鯖唐時投瓊惟么一點加紅餘五子皆黑色

明皇與楊妃彩戰將北惟四可解有一子旋轉未定連
叱之果成四上悅顧高力士令賜緋遂相沿至今云按
李洞詩曰六赤重新擲印成六赤亦骰子名也又曰穴
豁又曰明瓊袁文夔牖閒評作投子蓋取投擲之義俗
作骰非也骰本股字耳南唐劉信於義祖前爲博戲掬
六骰於手曰信不負公當一擲遍赤投之果六子皆赤
此卽所謂六紅也

葉子戲

品外錄唐國昌公主會常氏族于廣化里常氏諸家好
爲葉子戲歐陽公亦云唐人宴聚盛傳葉子格袁文謂
此唐之識也葉子二字拆其字上半乃廿世字餘木字
湊下子字作李字乃是廿世李正合有唐二十帝之數
馬令南唐書李後主妃周氏又編金葉子格卽今之紙
牌也遼史稱爲葉格見第三卷則紙牌之戲唐已有之
今之以水滸人分配者蓋沿其式而易其名耳

陞官圖

世俗局戲有陞官圖開列大小官位於紙上以明瓊擲
之計點數之多寡以定升降按房千里有骰子選格序
云以穴骰雙雙爲戲更投局上以數多少爲進身職官
之差豐貴而約賤有爲尉掾而止者有貴爲將相者有
連得美名而後不振者有始甚微而倏然於上位者大
凡得失不係賢不肖但卜其偶不偶耳此卽陞官圖所

由本也東坡文云流俗經營倘來惴惴惟恐後於他人何異擲骰者心動於中而色形于外也王逢原彩選詩云卒無及第效徒有高人氣昏昏忘其大擾擾爭其細見黃常明詩話可見此戲唐以來已有之王阮亭謂彩選始唐李邵宋尹師魯踵而爲之元豐官制行有宋保國老又更定之劉貢父則取西漢官秩爲之又取本傳所以陞黜之語註其下其兄原父喜而序之此所述尤爲詳備而趙明遠亦有彩選格見沈作喆寓簡又宋時有選仙圖亦用骰子比色先爲散仙次爲上洞以漸至蓬萊大羅等列仙其比色之法首重緋四次六與三最下者么凡有過者謫作採樵思凡之人遇勝色仍復位

王珪宮詞有云盡日窻間賭選仙小娃爭覓列盆錢上籌須占蓬萊島一擲乘鸞出洞天亦彩選之類也今陞官圖一名百官鐸有明一代官制略備以明瓊擲之定遷擢有職則降罰相傳爲倪鴻寶所造又有忠佞陞官圖有嚴嵩楊椒山諸人則以人品優劣定勝負矣又有判爲三教者各以彩色定進身之途則亦選仙之流也遼史興宗晚年倦勤用人不能自擇令各擲骰子以采勝者官之則真以骰子選官矣

見卮律儼傳

不倒翁

兒童嬉戲有不倒翁糊紙作醉漢狀虛其中而實其底雖按捺旋轉不倒也吳偉業集中有詩考之摭言則唐

陽館遺著 卷三十一 一
人已有此物名酒胡子乃勸酒具也盧汪連舉不第賦
酒胡子長篇以寓意序曰巡觴之胡聽人旋轉所向者
舉杯頗有意趣然傾倒不定緩急由人不在酒胡也乃
爲之作歌按此則其形製與今所謂不倒翁者正相似
特其名不同耳

掃晴娘

吳俗久雨後閨閣中有剪紙爲女形手持一帚懸簷下
以祈晴謂之掃晴娘按元初李俊民有掃晴婦詩卷袖
舉裳手持帚挂向陰空便搖手其形可想見也俊民澤
州人而所詠如此可見北省亦有此俗不獨江南爲然
矣又其序云所以使民免乾溢之患則不獨祈晴又以

之祈雨

假面

假面蓋起於周禮方相氏黃金四目以逐鬼後漢書禮
儀志大雩之儀以木面獸爲儼其濫觴也至如高齊蘭
陵王長恭潔白類婦人乃着假面與周師戰於金塘勇
冠三軍齊人壯之爲蘭陵舞以效其指麾擊刺之容又
齊神武圍玉壁城中出鐵面拒守神武命元盜射之皆
中其目宋狄青每戰帶鐵面具此假面之見於史傳者
則以鐵爲之軍旅所用也老學庵筆記政和中敕桂府
進面具桂帥進一具少之及開視則一副共八百餘件
老少妍醜無一相似此則後世俳優之假面耳

本草

醫家本草歷代所增各自爲書今合而爲一非古本也
唐書方伎傳云班固漢書惟載黃帝內外經而無本草
至齊七錄始有之世謂神農嘗藥時尙無文字以識相
付至桐雷乃載之篇冊然所載郡縣多漢時地名疑張
仲景華陀等竄記其語也是本草原書乃始於後漢至
唐初尙有其本方伎傳又云別錄者魏晉以來吳普華
當之所記其言華葉形色佐使相須附經爲說故陶宏
景合而錄之謂之別錄是宏景所輯者名曰別錄也于
志寧李勣等修本草并圖合五十四篇謂宏景以神農
經及諸家別錄註之江南偏方不能周知藥石其謬誤
至四百餘種今考正之又增後世所用百餘物太宗曰
本草別錄何爲而二是志寧等所修本草與別錄尙爲
二書也陳藏器所著則又名本草拾遺謂人肉能治羸
疾故民間有割股之事今本草內有人肉是藏器所增
也宋以後則合諸書并爲一部而總名之曰本草明李
時珍又著本草綱目一書益詳備矣按時珍傳醫家本
草自神農所傳止三百六十五種陶宏景所增亦如之
唐蘇恭增一百一十四種宋劉翰又增一百二十種至
掌禹錫唐慎微輩先後增補合一千五百五十八種至
時珍著本草綱目又增三百七十四種

水晶

鐵圍山叢談記政和間伊陽太和山崩出水晶以木匣
進數百匣郎瑛引之謂格古要論及劉貢父所云多年
老冰爲水晶者誤也又引日本國有青水晶紅水晶及
寶貨辨疑有烏水晶以爲非冰之証按今水晶出於閩
之漳州其用遍天下無人不知而瑛乃多引書傳以証
其爲石中所產可見嘉靖中此物猶未盛行也又夷堅
志水精出信州靈山下惟以大爲貴今信州並不產此
而漳州所產白者最多又有茶色者曰茶晶墨色者曰
墨精又有淺紫者深紫者而尤以綠色爲貴皆生於山
中初不水產也土人云山中產晶則其地先有氣如烟
尋而掘之往往得晶其產亦無常處有產晶久而掘空
者有素不產而忽生者別有一種髮晶晶中有髮縷縷
可數或以爲髮落水中遇冰結成然漳州水晶生於山
並非有水衝激而成也

琉璃

俗所用琉璃皆消融石汁及鉛錫和以藥而成其來自
西洋者較厚而白中國所製則脆薄而色微青按漢書
西域傳罽賓有琥珀琉璃師古注曰大秦國出青黃黑
白赤紅縹紺紫綠十種琉璃呂藍衍以爲此蓋自然之
物非藥石所爲者然穆天子傳天子西征有采石之山
取以鑄器則鍊石爲琉璃自古已然王充論衡陽燧之
取火也五月丙午日中時消鍊五石以爲器仰以向日

則火至蓋卽琉璃也又魏太武時有大月氏國人至京師能鑄石爲五色琉璃於是採礦山中於京師鑄之旣成光澤乃美於西來者自此中國琉璃遂賤此亦鑄石爲之之証余在粵東有西洋人能在中國製琉璃試之亦採石鎔汁并鉛和藥而成並非藍衍所云自然之物也

料絲

料絲燈見李西涯詩而詩用縹絲字郎瑛謂誤也料絲出于滇南以金齒衛者爲勝用瑪瑙紫石英諸藥搗爲屑煮腐如粉必市天花菜點之方凝然後取以爲絲極晶瑩可愛蓋以煮料成絲故名料絲耳王文洛海月菴

觀燈詩有新樣驚看出洱河天機文斷水微波等句蓋亦詠料絲者則此物前明時僅出於滇也韻石齋筆談亦謂絲燈始於雲南有丹陽人潘鳳者隨楊文襄公至滇得其法歸而煉石成絲於是丹陽之料絲燈達於海內而鳳實造燈鼻祖云則內地之有此燈實始于鳳然元人馬祖常有琉璃簾詩云萬縷橫陳銀色界一塵不入水晶宮琉璃安可作簾且詩云萬縷必非方塊琉璃蓋卽是今之料絲耳然則料絲在元時已有之今之爲料絲者不必用瑪瑙等石但以糯米和藥煮耳其色亦復不減查初白料絲燈詩還與石湖添記事詩家新賦料絲燈自註范石湖上元詩中所載燈名甚多獨不及

此品則初白未知南宋以前本尙未有此物也

金魚

山海經睢水有文魚郭註云有斑采也王褒九懷篇文魚兮上瀨是文魚古原有之然六朝以來未見有形之賦詠者則其種尙少戴埴鼠璞云東坡讀蘇子美六和塔詩沿橋待金鯽竟日獨遲留初不解此語及倅杭州乃知寺後池中有此魚如金色是此魚始于錢塘惟六和塔有之今南渡後王公貴人園池相望豢養之法出焉又岳珂程史云都中有豢魚者能變魚以金鯽爲上鯉次之貴游多鑿石爲池養之飼以小紅蟲初白如銀頂漸黃久而金矣又別有雪質而黑章的皜若漆曰玳瑁者尤可觀據此二說則金魚在北宋時尙少祇六和塔寺有之南渡後始盛今則遍天下矣

京師炒栗

今京師炒栗最佳四方皆不能及按宋人小說汴京李和燂栗名聞四方紹興中陳長卿及錢愷使金至燕山忽有人持燂栗十枚來獻自白曰汴京李和兒也揮涕而去蓋金破汴後流轉於燕仍以燂栗世其業耳然則今京師炒栗是其遺法耶

窖菜唐花

蔬菜花卉可以人力培護令非時而預出者漢書召信臣傳大官園種冬生葱韭菜茹覆以屋廡晝夜難火待

溫氣而生信臣以爲此皆不時之物悉奏罷又後漢書
鄧太后詔凡供薦新味或鬱養強熟或穿掘萌芽悉宜
罷之通鑑唐易州司馬陳元壽使民於地室蓄火種蔬
而進之太宗惡其諂免官此今之所謂窖菜也周密記
馬塍藝花凡花之早放者名堂花其法以紙糊密室鑿
地作坎編竹置花其上糞以牛溲琉磺盡培漑之法然
後篲沸湯於坎中少俟薰蒸則扇之以微風盎然盛春
融淑之氣經宿則花放矣此今之所謂唐花也宋時名
堂花今日唐恐堂字之訛王阮亭詩試燈風裏見唐花

西瓜始於五代

或謂西瓜自元世祖時始入中國然元初方夔已有食

西瓜詩所謂縷縷花衫粘唾碧痕痕丹血搯膚紅者也
夔係浙之淳安人是時浙中已有之則非元初入中國
可知矣南宋末方回亦有秋熱詩云西瓜足解渴割裂
青瑤膚又文信國吟嘯集有西瓜吟云拔出金佩刀斫
破蒼玉瓶陸儼山菽園雜記云金時王子可南雲詠西
瓜云一片冷裁潭底月六灣斜捲隴頭雲則金時已有
之矣按歐陽公五代史四夷附錄胡嶠居契丹七年自
上京東去四千里至真珠寨始食菜明日東行始食西
瓜土人云契丹破回紇得此種以牛糞覆棚而種大如
中國東瓜而味甘是西瓜由嶠而翔見於塞外尙未入
中國楊用修云余嘗疑本草瓜類中不載西瓜後讀五

書隱荒說云劉楨賦云
藍皮密理素肌丹氣陸
機賦云攄文綠抱披素
懷丹張載賦云玄表丹衷
呈素含紅斯皆非西瓜
無以當之三子皆魏晉人
也則瓜之平始於五代矣
邵平東陵瓜疑即西瓜也

代胡嶠陷虜記云嶠於回紇得瓜種結實大如斗味甘
名曰西瓜則西瓜由嶠入中國也今西瓜已遍天下而
臺灣則并種於秋至十月採取貢入京以備臘月 廟
祭之用臺灣在閩海東則西瓜又可稱東瓜矣

烟草

王阮亭引姚露旅書謂烟草一名淡巴菰出呂宋國能
辟瘴氣初漳州人自海外攜來莆田亦種之反多於呂
宋矣然唐詩云相思若烟草似唐時已有服之者據王
肱枕蚓菴瑣語謂烟葉出閩中邊上人寒疾非此不治
關外至以一馬易一觔崇禎中下令禁之民間私種者
問徒利重法輕民冒禁如故尋下令犯者皆斬然不久
因軍中病寒不治遂弛其禁予兒時尚不識烟爲何物
崇禎末三尺童子莫不吃烟矣據此則烟草自崇禎時
乃盛行也

陔餘叢考卷三十四

陽湖 趙翼 雲崧

干支

顧寧人謂古人但以干支紀日其年月時則別有所紀
 按月令章句大撓探五行之精占斗綱所建乃作甲乙
 以名日謂之幹作子丑以名日謂之支支干相配以成
 六旬是干支本以紀日也爾雅紀年則有焉逢至昭陽
 十名攝提格至赤奮若十二名紀月則有陬荼畢聚臯
 涂之類周禮若族氏十日十二辰十二月十二歲註日
 日謂從甲至癸辰謂從子至亥月謂從陬至荼歲謂從
 攝提格至赤奮若楚辭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

降王逸註攝提格歲在寅也孟陬正月也庚寅日也呂氏春秋序意篇維秦八年歲在涪灘秋甲子朔許氏說文後序永元困頓之年孟陬月朔日甲子可見古人以攝提等紀歲陬訾等紀月甲子等紀日劉恕通鑑外紀序謂甲子紀歲自王莽始莽下書言始建國五年歲在壽星倉龍癸酉又云天鳳七年歲在大梁倉龍庚辰自此以後無不以甲子紀歲矣然漢書律歷志太極元氣函三爲一行於十二辰氣鍾於子化生萬物者也故孳萌於子紐牙於丑引達於寅冒茹於卯振美於辰己盛於巳罅布於午昧夔於未申堅於申雷熟於酉畢入於戌該闕於亥出甲於甲奮軋於乙明炳於丙大盛於丁

豐楙於戊理紀於己歛更於庚悉新於辛懷妊於壬陳揆於癸是干支之義本貫於十二月又不特以紀日也天文志甲乙海外丙丁江淮海岱戊己中州河濟庚辛華山以西壬癸常山以北則又分配於十二分野矣淮南

子甲齊乙東夷丙楚丁南夷戊魏己韓庚秦辛西夷壬衛癸越子周丑翟

律歷志又有太歲在子太歲

在丑之文

按爾雅釋天歲名篇太歲在甲曰闕逢乙曰旃蒙在寅曰攝提格卯曰單闕則雖有闕逢等名而曰在甲在乙是亦未嘗不以

紀則亦以之紀歲矣建子建丑建寅之異其朔則亦以之紀月矣漢書五行志有日加巳日加未之語則亦以之紀時矣此皆在新莽以前則不得謂自莽始也蓋干支之義所該者廣甲子與攝提格之類字雖異而義本同古人惟恐年月日時易混故分別紀之後世趨於便

易故年月時概以甲子紀其實一也且三代以來及周秦之書除楚詞呂覽數語外亦未見有以攝提格等紀歲陬涂等紀月者則古人亦早以其煩重而不盡用矣至吳孫皓國山碑文并以重光大淵獻紀日則又失之文文山吟嘯集有異人詩其題云歲祝犁單闕月赤奮若日焉逢涪灘則反以古人紀歲者來紀月日此又陶詩甲子紀年之義未可議其誤也元史康里脫脫傳時仁宗以皇子在都武宗未至術者推算兩命曰重光大荒落者有災旃蒙作噩者久長重光者武宗年幹旃蒙者仁宗年幹也此又或史家用古名以入文字非元時尚以此紀歲也

干支配五行

以干支配五行雖屬術家之學然其理甚微蓋古人通乎陰陽之故故以十干位五行之正而其中又有流行消息之理如日月疾徐有氣盈朔虛之不同故又制十二支以通其變此卽河洛之精理也後世惟術家用之學者遂不復措意抑知三代以來如管子春以甲乙之日發政夏以丙丁之日發政國語晉文公乞食於五鹿野人與之塊舅犯日十二年必得此土其以戊申乎所以申土也左傳申叔儀乞糧登山呼庚癸庚西方主穀癸北方主水也月令其日甲乙其日丙丁淮南子甲乙寅卯木也丙丁巳午火也久以之協時令而參陰陽蓋

非以干支配五行乃干支從五行出耳

二十四節氣名

二十四節氣名其全見於淮南子天文篇及漢書歷志三代以上堯典但有二分二至其餘多不經見惟汲冢周書時訓解始有二十四節名其序云周公辨二十四氣之應以順天時作時訓解則其名蓋定於周公今按國語楚范無字曰處暑之既至韋昭註七月節也管子亦有清明大暑小暑始寒大寒之語可見皆周制也然大戴禮夏小正已有啓蟄雨水等名目則夏時已有之第三代以上驚蟄在雨水前左傳桓五年啓蟄而郊註夏正建寅之月鄭康成月令註亦曰夏小正正月啓蟄

漢初亦以驚蟄爲正月是漢初驚蟄猶在雨水前其後改雨水在正月驚蟄在二月者邢昺疏謂始於劉歆作三統歷然淮南子已先雨水後驚蟄則漢武時已改顧寧人謂起於四分歷當是也至如管子云春十二地氣發十二小卯十二天氣下十二義氣至十二清明始卯十二中卯十二下卯夏十二小卯十二絕氣下十二中卯十二中絕十二大暑十二中暑十二小暑其紀候俱以十二爲節又小暑轉在大暑之後皆不可解房元齡云此但齊國所行不及天下也

按漢已改雨水在驚蟄之前而新舊唐書又先驚蟄後雨水至宋史始雨水在前驚蟄在後此不知何故

豈唐又改從古法至宋而定今制耶又漢書歷志先
穀雨後清明新舊唐書則皆先清明後穀雨宋史亦
同

太歲大將軍

術家有太歲大將軍之說動土者必避其方按漢書天
文志在寅爲攝提格在卯曰單闕在辰曰執徐在巳曰
大荒落又匈奴傳單于來朝舍之太歲厭勝所在又王
充移徙法云抵太歲凶負太歲亦凶抵太歲名曰歲下
負太歲名曰歲破世俗起土興工凡歲月所食之地必
有死者如太歲在子歲食於酉正月建寅則月食於巳
子寅之地興功則酉巳之家見食必須作厭勝之法懸

五行之物如歲月食酉家西家懸金食東家東家懸炭
是太歲避忌之法漢已有之其大將軍之稱歐陽公集

古錄載李康碑云歲在亥大將軍在西公謂出於陰陽
家前史所未嘗見周密以爲卽張晏所謂歲後二辰爲

太陰者也

漢書翼奉傳奉上封事曰今年太陰建於甲戌孟康謂是年元帝

也如丙子歲則太陰在甲戌

抱朴子有諾臯太陰將軍之稱術家蓋本此

按漢書王莽號其將軍曰歲宿則以太歲爲大將軍并
起於新莽矣

按集古錄所云則大將軍係歲後二
辰今術家則卽以太歲爲大將軍

一日十二時始於漢

古時本無一日十二時之分左傳卜楚邱曰日之數十
故有十時是言一日只十時也其見於史傳者記日之

早晚則日平日日中日日之夕又如史記天官書曰
至食食至日昃之類記夜之早晚則日夜半日夜未央
日夜向晨又如漢書廣陵王胥傳雞唱時昌邑王傳夜
漏未盡一刻之類無所謂子丑寅卯之十二時也况古
人尚以甲乙丙丁戊分夜之五更謂之五夜若其時已
有甲子乙丑紀時又何得以甲乙紀夜乎又淮南子曰
出暘谷爲晨明登扶桑爲朏明至曲阿爲旦明至曾泉
爲蚤食至桑野爲晏食至衡陽爲隅中至昆吾爲正中
至鳥次爲小還至悲谷爲備時至女紀爲大還至虞淵
爲高春至連石爲下春至悲泉爲懸車至虞淵爲黃昏
至蒙谷爲定昏是古時一日夜尙分十五時且其所分

之候晝多而夜少其以一日分十二時而以干支爲紀
蓋自太初改正朔之後歷家之術益精故定此法如五
行志曰加辰巳之類皆漢法也杜預註左傳卜楚邱十
時之語則曰夜半曰雞鳴曰平日曰日出曰食時曰隅
中曰日中日日昃曰晡時曰日入曰黃昏曰人定是雖
不立十二支之目亦已分十二時而非十時矣蓋歷家
記載已用十二支而民俗猶以夜半雞鳴等爲候也

十二相屬

曾三異同話錄云十二辰屬子午卯酉丑其屬體皆有
虧如鼠無膽雞無腎馬無角牛無齒兔無脣之類惟三
物配附不合洪翼暘谷漫錄云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

龍巳蛇午馬未羊申猴酉雞戌犬亥猪十二相屬前輩
未有明其所以取義者曩見家璩公選云子寅辰午申
戌俱陽故以相屬之奇數爲名鼠虎龍猴狗俱五指馬
則單蹄也丑卯巳未酉亥俱陰故取相屬之偶數爲名
牛羊雞猪俱四爪兔兩爪蛇兩舌也王鑿之論則曰二
十八宿分布周天以直十二辰每辰二宿惟子午卯酉
則三宿而各有所象女士蝠虛日鼠危月燕子也室火
猪壁水獮亥也奎木狼婁金狗戌也胃土雉昴日雞畢
月鳥酉也觜火猴參水猿申也井木犴鬼金羊未也柳
土獐星日馬張月鹿午也翼火蛇軫水蚓巳也角木蛟
亢金龍辰也氏土貉房日兔心月狐卯也尾火虎箕水

豹寅也斗木獬牛金牛丑也天禽地曜分直於天以紀
十二辰而以七曜統之此十二肖之所始也郎瑛則謂
地支在下各取物之足爪於陰陽上分之如子雖屬陽
上四刻乃昨夜之陰下四刻乃今日之陽鼠前足四爪
後足五爪也丑屬陰牛蹄分寅屬陽虎五爪也卯屬陰
兔缺脣且四爪也辰屬陽龍五爪也巳屬陰蛇舌分也
午屬火馬蹄圓也未屬陰羊蹄分也申猴五爪酉雞四
爪戌犬五爪亥猪分蹄寅爲三陽之勝則暴虎性暴也
申爲三陰之勝則黠猴性黠也日生東而有西酉之雞
月生西而有東卯之兔此陰陽交感之義也辰巳陽起
而動作龍爲盛蛇次之故龍蛇配焉戌亥陰斂而司寂

狗司夜豕鎮靜故狗猪配焉是數說者雖各有詮解然皆未免穿鑿惟鑿論稍優然朱子已嘗有此說而謂以二十八宿之象配之惟龍與牛爲合而他皆不類至於虎當在西而反居寅雞爲鳥屬應在南而反居酉又舛之甚者然則鑿所引二十八宿配合之說亦未爲的也王應麟亦引月令正義所云雞爲木羊爲火牛爲土犬爲金豕爲水者以爲揆之十二辰之五行益不相合是則十二辰之說紛紛不定從未有推明其所以然者竊以爲此本無甚意義古人但取以紀年月而已陸深春風堂隨筆謂本起於北俗此說較爲得之唐書黠戛斯國以十二物紀年如歲在寅則曰虎年宋史吐蕃傳仁宗遣劉渙使其國斡囉延使者勞問具道舊事亦數十二辰屬曰兔年如此馬年如此輟耕錄記邱處機奏元太祖疏云龍兒年三月日奏云云顧寧人山東考古錄亦載泰山有元碑二通一泰定鼠兒年一至正猴兒年此其明証也蓋北俗初無所謂子丑寅卯之十二辰但以鼠牛虎兔之類分紀歲時浸尋流傳於中國遂相沿不廢耳元周達觀真臘風土記謂其俗十二生肖亦與中國同但所呼之名異耳如以馬爲卜賽呼雞之聲爲欒呼猪之聲爲真盧呼牛爲箇之類是也然則不特起於北俗沿於中國且通行於海南諸番矣

十二相屬起於後漢

十二相屬起於何時諸書皆無明文韓文考異毛穎傳封卯地注謂十二物未見從來又朱子嘗問蔡季通十二相屬起於何時首見何書季通亦無以對今按金史黃久約母夢鼠銜珠而生久約歲實在子此見於金時者也夷堅志穆度以生於酉遂不食雞朱弁曲洧舊聞記崇寧中范致虛上言十二宮神狗居戌位爲陛下本命請禁天下屠狗此見於宋時者也王文正公遺事記周世宗時張永德遇異人謂真主已出但觀其色紫黑而屬豬者當善遇之永德遇宋太祖英表與年歲悉合遂歸心焉及太祖卽位寵厚無比董昌以讖有兔子上金牀之語謂己太歲在卯遂以卯年卯月卯日卯時卽位此見於五代時者也陶穀清異錄記唐內庫有十二時盤四周有物象如辰時則花草間皆戲龍轉巳則爲蛇午則爲馬傳至朱梁猶在侯鯖錄載陸長源以勲德爲宣武軍司馬韓愈爲巡宣同在使幕或戲年輩相違長源曰大蟲老鼠俱是十二相屬何違之有此見於唐時者也北史後周宇文護之母畱齊貽書護曰昔在武川鎮生汝兄弟大者屬鼠次者屬兔汝身屬蛇獨孤陀傳陀好左道嘗事猫鬼每以子日夜祀之言子者鼠也此見於周隋者也晉書謝安夢乘桓溫輿行十六里遇白雞而止後病篤謂人曰白雞王酉今太歲在酉吾病殆不起乎此見於晉書者也王子年拾遺記鄭康成夢

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明年歲在巳既悟以讖
合之知命當終曰歲在龍蛇賢人嗟此見於後漢者也
而其時蔡邕月令論謂十二辰之會五時所食必家人
所畜之物又十二物見論衡物勢篇曰五行之氣相賊
害寅木其禽虎也戌土其禽犬也丑未亦土丑禽牛未
禽羊也木勝土故犬與牛羊爲虎所服也亥水其禽豕
也已火其禽蛇也子亦水其禽鼠也午亦火其禽馬也
水勝火故豕食蛇火爲水所害故馬食鼠屎而腹脹又
四諱篇云子之禽鼠卯之獸兔許慎說文亦云巳爲蛇
取象也管輅別傳亦云蛇者協辰巳之位是後漢時其
說甚行更推之漢以前則未有言及者竊意此本起於

北俗至漢時呼韓邪欵塞入居五原與齊民相雜遂流
傳入中國耳王應麟以吉日庚午旣差我馬爲午馬之
證季冬出土牛爲丑牛之證此不過因一二偶合而附
會之若古已有是則子鼠寅虎之類何以經書中絕不
經見惟吳越春秋子胥爲闔閭築大城因越在巳地故
作蛇門而吳在辰其位龍也故小城南門上反羽爲兩
鯢以象龍角此則在漢之前然吳越春秋乃後漢趙長
君所撰安知非出於長君之附會耶則十二相屬之起
於後漢無疑也况西漢以前尙未用甲子紀歲安得有
所謂子鼠丑牛耶至如左傳梓慎所云蛇乘龍則謂星
也龍歲星木也木爲青龍也蛇元武之宿虛危之星也

則與十二相屬無與

時憲書後列兩甲子

向來時憲書後止追列一甲子六十年近日吾鄉劉文定公奏請再列一甲子以便檢閱遂著爲例按此本宋初故事也春明退朝錄至道二年司天楊文鑑建言歷日六十甲子外請更畱二十年太宗謂支干相承雖止六十然本命之外卻從一歲起首年老者並不見當生年數宜存兩甲子使期頤之人猶見本生年號飭司天監議行之是宋時原列兩甲子王棠云近代只列一甲子不知何時更定

子平推命

吳青壇讀書質疑云子平星命之術起於唐殿中侍御史李虛中宋有徐子平者精其法後世術士宗之故但稱子平或又云子平名居易五季人嘗與麻衣道者陳圖南等隱華山蓋異人也今之推子平者祖宋徐彥昇其實非子平云云按韓昌黎誌李虛中謂深於五行書以人之始生年月所值日辰支干相生勝衰死旺相斟酌推人壽夭貴賤利不利輒先處其年時百不失一二是推命之法至虛中而極精然謂起於虛中則非也唐時僧一行桑道茂已擅其術六朝時陶宏景先有三命抄略一書臨孝恭有祿命書二十卷南史吉士瞻年四十不得志就卜者王先生計祿命王生日君擁旄仗節

非一州後一年當得大郡北史孫紹善推祿命偶赴朝
與百官侍於掖門外私謂辛雄曰此中諸人皆當死盡
惟吾與卿猶享富貴未幾有河陰之役百官皆爲爾朱
氏所害又魏寧善推命北齊武成帝以己生年月日托
爲他人者問之寧曰極富貴今年入墓武成崩隋書
仁壽初袁充上言皇帝本命行年生日並與天地
日月運轉相符合文帝大悅此皆在李虛中之前則非起
於虛中可知也史記有日者傳王充論衡云見骨體而
知命祿睹命祿而知骨體是漢時已有此法呂才謂始
於司馬季主理或然也鄭康成釋天命之謂性已有木
神則仁金神則義之語釋我辰安在又謂六物之吉凶
此以五行甲子推知休咎則干支占命其來久矣

葬術

世傳葬術起於郭璞按晉書璞葬母於暨陽去水百步
人以近水規之璞曰當卽爲陸已而沙果漲數十里又
嘗爲人葬地元帝微服觀之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主
人曰璞云此葬龍耳當致天子來問帝心甚奇之又南
史張裕傳璞爲裕曾祖澄卜葬其父曰葬某處年過百
歲位至三司而子孫不蕃葬某處年幾減半位裁卿校
而累世貴顯澄乃葬其劣處子孫遂昌璞之術信神矣
然謂葬術起於璞則非也周禮疏已有堪輿出自黃帝
之語史記日者傳亦有堪輿家曰不吉之語漢書藝文

志有堪輿金匱書十四卷師古述許慎曰堪天道也輿
地道也又有宮室地形二十卷後漢書王景傳景參記
衆家數術文書冢宅禁忌堪輿日相之屬作大衍元基
一書又袁安傳安父歿初卜葬地道逢書生指一處云
葬此當世爲上公從之後果累世貴盛又郭鎮傳廷尉
吳雄不拘禁忌喪母擇人所不封土趣辦葬事人言當
族滅而雄子孫世爲廷尉曰人所不封土則術家所不
用者也王充論衡譏日篇謂葬術忌九空地召宋書符
瑞志孫堅之祖名鍾有三少年指以地曰此山下可作
塚葬之當出天子君可下山百步許顧見我去即可葬
也鍾三十餘步卽反顧三人並乘白鶴而去鍾死卽葬
其地後子孫遂王江東晉書羊祜葬親遇術者云墓當
出天子祜惡之遂掘損其墓術者云尙可出折臂三公
後祜墮車折臂果至三公此事亦在璞前然則葬術非
起於璞蓋漢以來已有之漢以上則不經見王充所謂
春秋之時葬埋未聞有所諱也南史梁昭明太子葬丁
貴嬪有道士云此地不利長子請厭之乃爲蠟鵝及諸
物理於墓側則是時并有忌長房次房之說矣隋書獨
孤后崩文帝命蕭吉擇地及將葬帝欲自臨吉奏曰至
尊本命辛酉今歲斗魁及天罡臨卯酉謹案陰陽書不
宜臨喪此又後世送喪者有避忌之說也王禕青巖叢
錄謂堪輿家之說本於郭璞葬書後人增以謬妄之說

蔡元定嘗去其十之二而朱子亦尊信之以爲奪神功
回天命致力於人力之所不及莫此爲驗後世爲其術
者分爲二宗一曰屋宅之法始於閩中至宋王伋乃大
行其爲說生於星卦陽山陽向陰山陰向純取五星八
卦以定生尅之理一曰江西之法肇於贛州楊筠松曾
文迪賴大有謝子逸輩其爲說主於形勢原其所起卽
其所止以定向位專指龍穴沙水之相配二家之說俱
盛行而贛說較優

測字

少時見一拆字者一人踉蹌來問其父之病隨手拈得
一字術者曰一者生字之盡死字之初也汝父殆不起

矣問汝父生年云何其子曰丁丑生屬牛術者曰然則
爾父不死牛如一畫則生字矣其驗否不可知然思致
自佳按此術不知起於何時後漢書公孫述夢有人告
之曰八么子系十二爲期述以爲公孫當貴之兆遂稱
帝蔡茂傳茂夢坐大殿上有三禾茂取之得其中穗又
失郭賀曰於字禾失爲秩雖曰失之乃所以得祿也此
後世測字之權輿然未有專以此爲術者近見王棠知
新錄引宋謝石以拆字擅名然此術實不自謝石始北
夢瑣言玉局觀老道士崔無歡有算術楊德輝欲赴妖
人李嵩舉事以叩崔令畫地作字德輝書北千二字崔
以千插入北字內曰去卽乖角楊遂不赴則此術唐末

已有之宋時則謂之相字謝石事見寓簡及夷堅志石字潤夫宣和間人善相字求相者隨意書一字卽就其字離拆而言休咎無不奇中徽宗聞之因書一朝字使中貴持往試之潤夫見字卽曰此非觀察所書也據朝字離之爲十月十日非此月此日所生之人乎中貴大驚馳奏召至宮賞之石又爲錢元素相一請字以下其得官曰其監察御史乎請字言責未全也已而果然宋稗史建炎間車駕初至杭州有周生善相字執政者偶書一杭字示之周曰懼有警報乃拆其字右一點配木上卽爲兀朮未幾果聞兀朮南侵又秦檜趙鼎方不協各欲引退皆密書一退字示之周曰趙必去秦必留日

者君象趙書退字人去日遠秦書人字密附日下曰字左筆下連而人字左筆斜貫之其兆固矣果驗張九萬以拆字著名秦檜召之至偶持一扇柄就地一畫問之九萬曰相公當加官爵檜曰我丞相爵國公更何加九萬曰土上一畫非王而何其後果封申王此皆術之見於記載者

圓夢

黃帝夢大風而得風后夢人執弩驅羊而得力牧此夢兆之徵於人事者其後遂有占夢之術周禮太卜掌三夢之法一曰致夢二曰箚夢三曰咸陟鄭氏以爲致夢夏后氏所作箚夢商人所作咸陟者言夢之皆得周人

作焉而占夢專爲一官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曰
正曰噩曰思曰寤曰喜曰懼季冬聘王夢獻吉夢於王
王拜而受之乃舍萌釋菜於四方以贈惡夢毛詩亦有訊
之占夢之語左傳城濮之戰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
已而盪其腦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我且柔之矣
鄆陵之戰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
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
果射楚共王中日錡亦爲養由基射死此占夢之最驗
者也漢藝文志七略雜占十八家以黃帝長柳占夢十
一卷甘德長柳占夢二十卷爲首其說曰雜占者記百
家之象候善惡之徵衆占非一而占夢爲大可見古人

以夢爲重後漢書梁王暢傳王數有惡夢從官卜忌善
占夢王數使卜筮是東漢時尚有占夢之人乃後世無
復以此爲業者郎瑛謂自樂廣因想之說興而夢之理
明矣其理明則不必占也然秦再思洛中紀異錄唐高
祖初起兵夢身死床下爲羣蛆所食心甚惡之智滿禪
師賀曰死是斃墜床是下羣蛆所食是億兆所附乃陛
下爲萬民所附也後帝登極以太原舊田宅賜師爲興
儀寺寺內有圓夢堂周密浩然齋視聽抄引南唐近事
馮俱舉進士時有徐文友能圓其夢又洪景廬夷堅志
新城士人黃開赴秋舉祈夢于大乾山得詩兩句云一
枝丹桂高高折兩朶黃花奕奕香後登第銓桂陽主簿

卒有圓夢者追繹神旨所謂兩朶黃花奕奕開者華而不實之意也又有梅溪子者姓宇文氏精于太乙數且善圓夢以術授樂平人汪經近世圓夢之術蓋本諸此

佛

佛教入中國始於後漢明帝按衛宏漢紀帝夢見金人頂有日月光以詢朝臣傅毅對西方聖人其名曰佛袁宏後漢

記云浮屠者佛也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也

於是上遣郎中蔡愔等使天竺得佛

經四十二章及釋迦之像並沙門迦葉摩騰竺法蘭以來此為中國有佛之始然許觀東齋紀事謂明帝以前已有之而引劉向列仙傳序得仙者一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見于佛經則西漢時已有佛經矣翻譯名

義集周穆王時文殊目連來化穆王從之即列子所謂化人者也魚豢魏略西域傳曰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休屠經隋經籍志亦

云景盧隋志作秦景

是皆西漢時也羅壁識遺引列子仲尼篇曰

西方之人有聖者焉則列禦寇在戰國時已知有佛也論衡記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井泉溢宮殿震夜恒星不見太史蘇繇占西方聖人生金履祥因之修入通鑑前編則又西周時已知西方有聖人矣故隋書經籍志云其書久已流布遭秦湮沒其說必有所據論衡作昭王二十四年蓋西東周時雖知有西方異人而其像其教固未入中國自漢武時霍去病破匈奴獲休屠

祭天金人

張晏曰佛徒祀金人顏師古曰今佛像是也

又漢武故事昆邪王殺休屠

王以其眾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

羊惟燒香禮拜帝命依其國俗祀之于是中國始有佛

祀然其時天子未之信臣民亦少有習其術者及明帝

遣使求經而楚王英即信其術圖其形像齋戒禱祀於

是臣下始有奉佛之事而天子尚未躬自奉佛也桓帝

於宮中立浮屠之祠

後漢書襄楷傳云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然則不特奉佛始此即立老子廟亦始桓帝矣

於

是上及宮禁矣後漢書西域傳論謂佛道神化興自身

毒而二漢方志莫有述者張騫但云地多暑熱班勇雖

列其奉浮屠而精文善法未傳豈道閉往運數開叔葉

乎則佛法俟時而興蓋亦有數焉至雕刻佛像李綽尚

書故實謂自戴顓始顓嘗刻一佛像自隱帳中聽人臧

否隨而改之如是十年厥功方就其創立寺宇古今原

始謂自趙石虎時始漢魏惟聽西域人立寺都邑至石

虎敬事佛圖澄國人化之始造寺廟云

石虎時王度疏言漢魏惟聽西域人立寺漢人

皆不出家今宜禁趙人為沙門者虎曰朕生自邊鄙享祀應從本俗其夷趙百姓樂

事佛者聽之其後姚興以鳩摩羅什為國師大營捨寺由是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家

而然後漢書陶謙傳笮融大起浮屠寺上界金盤下為

重樓堂閣周迴可容三千許人黃金塗像衣以錦綵招

致旁郡好佛者五千餘戶每浴佛輒多設飲飯布席於

路凡就食及觀者且萬餘人亦見吳志劉繇傳則後漢

南史戴顓傳亦

之末佛像佛寺已極莊嚴不自戴顓及石虎始也

云自漢世始有佛像形製未工顓特精其事宋世子鑄文六金身於瓦官寺既成恨

面瘦工人不能改迎顯視之顯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及減臂胛果相稱據此則佛

像不始於顯

惟聽中國人出家為浮屠前代無明文按晉明帝

時聽民劉峻出家又聽洛陽婦女阿潘等為尼此則中

土人為僧尼之見于史者也

佛姨母瞿曇彌欲出家如來不許謂阿難言若聽女人出家乃令佛法清淨梵

行不得久住譬如莠生稻田善穀復敗又言我之正法千載興盛以度女人故至五百歲而漸衰微王阮亭引之以為比邱尼之始然此乃彼國中人而非中國人為尼

始隋志又謂魏黃初中國人始依佛戒剃髮為僧蓋其

時民間已私有此風而其後遂著為令甲耳七修類稿

又謂俗以四月八日為釋迦生辰誤也周建子當以夏

正為二月八日矣

佛經字數

妙法蓮花經六萬九千五百五言維摩詰經三萬七千

九十二言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五千二百八十七言佛

頂尊勝陀羅尼經三千二十言阿彌陀經一千八百言

觀音普賢菩薩法行經六千九百九十言實相法蜜經

三千一百五言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二百五十八言此

八種經具十二部合一十六萬六千八百五十七言見

白香山所作蘇州重元寺法華院石壁經碑記謂三乘

之要旨備於此矣

諫佛骨表有所本

昌黎諫佛骨表專以自古人君事佛不事佛享國久暫

為言按此亦有所本唐書傅奕上疏詆浮屠法謂五帝

三王未有佛君明臣良年祚長久漢明帝始立佛祠然

惟西域桑門自傳其教西晉以上不許中國人髡髮至

石苻乃弛厥禁而政虐祚短梁武齊襄尤足爲戒云云
又姚崇戒子令曰今之佛經羅什所譯姚興與之對翻
而興祚不延國亦隨滅梁武身爲寺奴胡太后以六宮
入道皆亡國殄家近孝和皇帝發使贖生太平公主武
三思等度人造寺身嬰夷戮爲天下笑五帝三王未有
佛法其臣則彭祖老聃皆得長齡豈抄經鑄像力耶此
二事又昌黎表所本也

觀音像

胡應麟筆叢王弇洲觀音本紀皆謂古時觀世音無婦
人像而歷引法苑珠林太平廣記諸書以証之晉義熙
十一年梁州刺史楊收敬以罪下吏其友郭宣及父處

茂同被桎梏念觀世音經十日夜夢一菩薩慰以大命
無憂俄而枷鎖自脫張興妻繫獄晝夜念觀音經一沙
門蹴之曰起起俄而枷脫然戶閉無由出又夢向沙門
曰門已開矣果得出王球在獄念觀音經夢一沙門以
一卷經與之又見一車輪沙門曰此五道門也旣覺鎖
皆斷脫畢覽隨慕容垂北征陷敵入深山失路念觀音
經見一道人法服持錫示以途徑遂至家沙門法義得
病念觀音經夢一道人爲剗出腸胃洗畢還納之遂愈
又一仕宦妻爲神攝去因作觀音像虔奉之夢一僧救
之得蘇據此數事當時夢見者或沙門或道人明乎其
非婦人像也王胡二說固辨矣然亦有不盡然者南宋

甄龍友題觀世音像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彼美人兮
西方之人兮洪景盧夷堅志董性之母素持觀音普門
品經忽病死其魂呼救苦觀世音恍若有婦人瓔珞被
體相好端嚴以右手把其臂挈之偕行遂瘳許洄妻孫
氏臨產危苦萬狀默禱觀世音恍惚見白鬘婦人抱一
金色木龍與之遂生男又壽涯禪師咏魚籃觀音詞有
窈窕丰姿都沒賚提魚賣堪笑馬郎來納敗夷堅志徐
熙載母程氏虔奉觀音熙載舟行將覆呼菩薩名得免
既歸母笑曰夜夢一婦人抱汝歸果不妄則觀音之爲
女像宋元間已然不特此也北史齊武成帝酒色過度
病發自云初見空中有五色物稍近成一美婦人食頃
變爲觀世音徐之才療之而愈由美婦人而漸變爲觀
世音則觀音之爲女像可知又南史陳後主皇后沈氏
陳亡後入隋隋亡後過江至毘陵天靜寺爲尼名觀音
皇后爲尼不以他名而以觀音爲名則觀音之爲女像
益可知此皆見於正史者則六朝時觀音已作女像王
胡二公尙未深考也又今世所持誦高王觀世音經亦
見北史盧景裕傳景裕之敗也繫晉陽獄至心誦經枷
鎖自脫又有人負罪當死誦經千遍臨刑刀折主者以
聞赦之此經遂甚行號曰高王觀世音經此經本景裕
爲高歡開府屬時所譯者也

天王堂

僧寺多有名天王堂者按談數記唐天寶間番寇西安
詔不空三藏誦咒禳之忽見金甲神人不空云此毘沙
門天王第二子獨健往救矣後西安奏捷亦云西北有
天王現形勝之朝廷因敕諸道立像郎瑛謂今佛寺有
天王堂始此也又括異志宋建炎中敵將屠秀州天王
現於城上大若數間屋遂懼而引去因建天王樓於城
西北隅

西王母

世以西王母爲女仙之宗出列子及汲冢周書穆王乘
八駿西巡狩宴瑤池而捧王母之觴又山海經有西王
母締几戴勝之語因而漢武外傳遞相附會遂有七夕

按竹書紀年帝舜九年西
王母之西王母之來朝獻
白環玉珎蓋西方國名
如肅慎城家之屬

會于甘泉王母捧仙桃而降之事按爾雅觚竹北戶西

王母日下謂之四荒是西王母乃地名而非人名漢貳

師將軍西伐宛斬王母寡亦其王之名母寡耳陳湯傳又
作王母鼓

鼓寡聲相近也未可以其名母寡而遂爲女王也七修類藁亦云

猶之國名女真人姓胡母未可謂女真國胡母姓之皆

女人也蓋山海經及汲書皆因爾雅西王母三字遂造

爲穆王西巡之事竟成典故司馬相如大人賦吾乃今

覩西王母嚮然白首戴勝而穴處則用之於詞賦矣史

記造父御穆王西巡狩見西王母則并入之史冊矣後

人又附會作穆天子傳有白雲在天之謠則更創傳奇

體矣哀帝時民間相傳西王母行籌經歷郡國西入關

至京師會聚祠西王母則且盛于祠祭矣晉書張軌傳
酒泉太守馬岌言酒泉之南山卽崑崙之體也周穆王
見西王母於此山有石室玉堂珠璣鏤飾煥若神宮宜
立西王母祠又沮渠蒙遜襲卑和至鹽池祀西王母寺
中中有元石神圖因命張穆作賦則并處處有祠廟矣
然史記條枝國傳安息長老傳聞條枝有弱水西王母
而未嘗見後漢書大秦國傳或云其國西有弱水流沙
近西王母所居處幾于日所入也北史大秦國有西王
母山玉爲堂室終皆恂恍之詞也

王子晉

列仙傳周靈王太子晉好吹簫作鳳鳴遇道士浮邱公
接以上嵩山三十餘年後七月七日乘白鶴於緱山舉
手謝時人而去按國語周靈王二十二年穀洛水鬪王
欲壅之太子晉諫常昭註晉蚤卒不立則仙去之說並
無明文

安期生浮邱伯

世以安期生浮邱伯皆爲列仙之徒史記封禪書樂大
云臣嘗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又郭璞詩左攜浮
邱袂右拍洪崖肩是也然安期生實學黃老之術者史
記樂毅傳河上丈人以黃老教安期生數傳至蓋公爲
曹相國師教相國以清淨爲治而齊國大治蒯通傳安
其生嘗以策干項羽羽不能用授以官安其生不受而

去則安期蓋隱君子也漢書儒林傳申公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邱伯受詩呂后時浮邱伯在長安元王又遣子郢與申公從之俱卒業則浮邱伯實儒者也

容成御女

道家別有一種採補之術本于容成公漢書藝文志有容成陰道二十六卷後漢方術傳冷壽光行容成公御婦人法劉向列仙傳容成公自稱黃帝師見于周穆王善補導之事取精於元牝其要谷神不死髮白復黑齒落復生又漢武故事上起柏梁臺以處神君神君者女仙也霍去病微時數禱于神君神君乃見其形自修飾欲與去病交接去病不肯及病篤上令再禱神君曰霍將軍精氣少壽命勿長吾嘗欲以太乙精補之今不可救也遂薨上嘗請其術行之有效恭卽容成術而又從女施之于男者

八仙

世俗相傳有所謂八仙者曰漢鍾離張果老韓湘子鐵拐李曹國舅呂洞賓又女仙二人藍采和何仙姑按太平廣記神仙通鑑等書臚列仙蹟纖悉不遺並無所謂八仙者胡應麟謂大概起于元世王重陽教盛行以鍾離爲正陽洞賓爲純陽何仙姑爲純陽弟子因而展轉附會成此名目云今戲有八仙慶壽尙是元人舊本則八仙之說之出于元人當不誣也其中亦有數人見于

正史者其餘雜見於稗官小說多荒幻不足憑姑摘錄以質之有識者張果見舊唐書開元二十二年徵恒州張果先生授銀青光祿大夫號通元先生鍾離權見宋史陳搏傳陳堯咨謁搏有鬢髻道人先在坐堯咨私問搏搏曰鍾離子也又王老志傳有丐者自言鍾離先生以丹授老志服之而狂遂棄妻子去呂洞賓亦見陳搏傳謂關西逸人有劍術年百餘歲步履輕捷頃刻數百里數來搏齋中此三人者皆見於正史尙或可信韓湘子者相傳韓昌黎之從孫卽韓詩左遷藍關示姪孫湘者也然公詩中絕不言其有道術而酉陽雜俎青瑣高議等書轉以此詩附會謂湘能爲頃刻花公未謫前湘

先有秦嶺藍關一聯現於花上公至藍關而湘適至故

公足成之云按唐宰相世系表湘乃老成之子昌黎有贈姪老成詩

登長慶三年進士官大理丞初不言其有異術惟昌黎

有徐州贈族姪一首云擊門者誰子問言乃吾宗自云

有奇術探妙知天工曰族姪則非姪孫也探妙知天工

蓋不過如星士之類能推人貴賤故下又云期我語非

佞當爲佐時雍也而湘則隨昌黎至嶺南昌黎有宿曾江口示湘詩曾江卽廣

州增城縣江也并非如徐州族姪之能知天工也而轉以藍田詩

附會之其爲荒幻更不待辨矣鐵拐李史傳並無其人

惟宋史陳從信傳有李八百者自言八百歲從信事之

甚謹冀傳其術竟無所得又魏漢津傳自言師事唐人

李八百授以丹鼎之術則宋時本有李八百者在人耳目間然不言其跛而鐵拐也胡應麟乃以神仙通鑑所謂劉跛子者當之然劉李各姓又未可強附續通考又謂隋時人名洪水小字拐兒亦不言所出何書則益無稽之談也曹國舅相傳爲宋曹太后之弟按宋史慈聖光獻太后弟曹佾年七十二而卒未嘗有成仙之事此外又別無國戚而學仙者則亦傳聞之妄也道山清話記晏殊乃仙人曹八百托生所謂曹八百者豈卽其人耶然又非國戚也何仙姑者劉貢父詩話謂永州人續通考則謂廣東增城人曾達臣獨醒雜誌謂宋仁宗時人續通考則又謂唐武后時人傳聞之訛已多岐互至

藍采和者太平廣記謂常衣破藍衫一足靴一足跣夏則絮冬則卧於雪嘗入市持大拍板唱言踏歌踏歌藍采和世界能幾何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紛紛來更多元遺山因以入詩有自驚白鬢先潘岳人笑藍衫似采和之句又題藍采和像云長板高歌本不狂兒曹自爲百錢忙幾時逢着藍衫老同向春風舞一場是藍采和乃男子也今戲本又硬差作女粧尤可笑

世所傳鍾離權故事宣和畫譜有一則夷堅志潛確類書丹鉛錄各一則

張果故事明皇雜錄獨醒志類書各一則

李鐵拐惟續通考及類書各一則其他書不經見

韓湘子故事青瑣集酉陽雜俎仙傳拾遺各一則
呂洞賓故事最多施肩吾有鍾呂傳道記雅言雜載
青瑣集談苑獨醒志輟耕錄摭遺古今詩話貢父詩
話東坡詩話西溪叢語竹坡詩話庚溪詩話鶴林玉
露各有一二則夷堅所載更有八則其散見於說部
書者尙多或輯爲呂仙外史亦可觀也

曹國舅惟續通考類書各一則

藍采和故事太平廣記續仙傳各一則龍袞江南野
錄載陳綯學仙嘗醉歌有藍采和塵世紛紛事更多
之句則又以爲陳綯歌也

何仙姑故事貢父詩話續通考獨醒志各一則

張真人

秦漢以來但有方士爲神仙之說無所謂道家者以老
聃爲道教之祖張陵爲大宗則始于北魏寇謙之而唐
時乃盛行至信州龍虎山張氏世襲封號則又自宋始
也按三國志注及邵氏見聞錄張陵漢順帝時人入蜀
居鶴鳴山中造符書爲人治病陵子衡衡子魯以其法
相授自號師君其衆曰鬼卒曰祭酒曰理頭朝廷不能
討就拜魯爲漢寧太守此張陵之始末見于傳記者也
胡氏筆叢及續通考又引道書謂陵乃留侯八世孫生
於天目山學長生之術後隱于廣信龍虎山章帝和帝
累召不起久之遍遊名山至興安雲錦洞鍊丹三年青

龍白虎繞其上丹成餌之年六十而貌益少又得秘書
通神變化驅除妖鬼既而入蜀居鶴鳴山老君授以秘
籙遂領弟子趙昇王長來雲臺復煉大丹餌之漢永壽
二年功成道著乃以九月九日將諸品秘籙斬邪二劍
玉冊玉印授其子衡而自與夫人雍氏白日昇天時年
百二十三歲其四代孫盛復來居龍虎山云按通考所
述雖頗誕幻然張陵之後遷于龍虎山其流派大抵如
此通鑑亦云張魯子自漢川徙居信州龍虎山也然魏
晉以來但私相傳授而未尊于朝廷世說註郝愔與弟
曇奉天師道此人間奉道教之始也至北魏嵩山道士
寇謙之自言嘗遇老子命繼張陵爲天師授以雲中音

誦新科之戒服食導引口訣之法又遇老子元孫李譜
授以圖籙真經劾召鬼神及銷鍊金丹雲英八石玉漿
之法使佐北方太平真君乃奉其書獻于魏明帝朝野
多未之信獨崔浩深信之勸魏主崇奉乃迎致謙之弟
子起天師道場于平城東南重壇五層月設厨會數千
人此朝廷崇道教之始也邱瓊山謂雲中科戒卽後世
齋醮科儀所由起服氣導引卽後世辟穀修養所由起
圖籙真經卽後世符咒攝召之術所由起銷鍊金丹卽
後世烹鍊丹藥所由起然是時雖發于寇謙之而謙之
自云繼張陵爲天師又太平廣記梁武初未知道教因
陶貞白詣張天師道裕乃爲立元壇三百所而通考亦

載唐天寶六載以後漢天師子孫嗣真教冊贈天師為
 太師可見六朝以來早有天師之稱矣天寶中既令其
 子孫嗣真教當已世襲但其封號字名史不經見通考
 宋太宗祥符九年賜信州道士張正隨號真靜先生王
 欽若為奏立授錄院及上清觀蠲其租稅自是凡嗣世
 者皆賜號邱瓊山謂此張氏賜號之始然無階品徽宗

崇寧二年賜張繼先亦僅號虛靜先生

續通考繼先隨上入宮
諸妃嬪爭以扇求書繼

先以經語書之各契其意中舉一柄扇稽首書曰保鎮國祚與天長存則上所御扇
 也上奇之命禱雨輒應金人犯汴欽宗又召之至泗州天慶觀作頌曰山下紅日
 烟雨落潛潛書絕而化金人亦以是日陷汴京又夷堅志張虛靜天師斬同州白蛇
 一事謂虛靜乃漢天師三十代孫平生不娶京師將亂潛出城還鄉戶解復隱于峩
 嶺山天師嫡派遂絕今以族人紹厥後云王棠知新錄云宋時有林太守者送張天
 師於獄中奏云其祖乃漢賊不宜使子孫襲封朱子謂人人尊信之而林獨能名其
 為賊其疏必有可觀惜已不傳不知當時如何施行也

元世祖至元十三年乃賜張宗演靈

張天師世家敘謂宋

應冲和真人之號給三品銀印令主江南道教

張天師世家敘謂宋

季有可大者元世祖密遣使問之可大謂使者曰後二十年當混
 一天下至元十二年果驗而可大已死乃召其子宗演崇奉之
 十五年又
 為建正乙祠於京師以其弟子張留孫居之嗣後張氏
 繼襲者屢有加號進秩至一品明太祖以張正常為真
 人去其舊稱天師之號謂羣臣曰至尊惟天豈有師也
 賜秩正二品按元時所封本號真人而明祖謂應改其
 天師之號蓋其時朝廷雖封曰真人而世尚稱為天師
 然則天師之稱直自六朝以來不替也

陔餘叢考卷三十五

陽湖 趙翼 耘菘

天地水三官

道家有所謂天地水三官者歸震川集有三官廟記云其說出於道家以天地水為三元能為人賜福赦罪解厄皆以帝君尊稱焉或又以為始皆生人而兄弟同產如漢茅盈之類也是震川初未嘗考其由來郎瑛亦但謂天氣主生木為生候地氣主成金為成候水氣主化水為化候其用司于三界而以三時首月候之故曰三元三元正當三臨官故又曰三官則瑛亦未究其出自何處按通志有三元醮儀一卷但不題撰人姓氏宣和

畫譜有名畫周昉三官像圖及唐末范瓊孫位張素卿
皆有之又東坡集中有水官詩乃大覺璉師以唐閻立
本所畫水官贈老泉老泉作詩報之兼命坡公屬和者
然老泉詩徒摹寫閻畫東坡亦第述立本之以畫名家
而未著水官所自惟宋景濂跋揭文安侯斯所撰曲阿
三官祠記謂漢熹平間漢中張修爲太平道張魯爲五
斗米道其法略同而魯爲尤甚自其祖陵父衡造符書
于蜀之鶴鳴山制鬼卒祭酒等號分領部衆有疾者令
其自首書名氏及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
上其一薶之地其一沉之水謂之天地水三官三官之
名寔始于此云云此最爲得寔但裴松之三國志注引

典略謂爲太平道者乃張角爲五斗米道者乃張修後
漢書及司馬通鑑亦同景濂乃謂修爲太平道魯爲五
斗米道不免小誤按松之所謂張修應是張衡卽張魯
父也典略誤耳然張衡等但有三官之稱而尚未謂之
三元其以正月七月十月之望爲三元日則自元魏始
魏書孝文帝以太皇太后喪詔令長至三元絕告慶之
禮是三元之名魏已有之蓋其時方尊信道士寇謙之
三元之說蓋卽謙之等襲取張衡三官之說而配以三
首月爲之節候耳册府元龜唐開元二十二年十月勅
曰道家三元誠有科戒今月十四日十五日是下元齋
日都內人應有屠殺令河南尹李適之勾當總與贖取

並令百姓是日停宰殺漁獵等自今以後兩都及天下諸州每年正月七月十月三元日起十三至十五兼宜禁斷舊唐書武宗紀會昌四年正月勅三元日各斷屠三日宋史方伎傳苗守信精道術書上言三元日上元天官中元地官下元水官各主錄人之善惡皆不可以斷極刑事下有司議行此又三元之名之原委也

東嶽天齊

舊唐書明皇封禪泰山加號天齊宋史大中祥符元年封禪畢詔加號泰山爲仁聖天齊王五年又加天齊仁聖帝元至元十八年詔加天齊大生仁聖帝天齊之名蓋本史記封禪書齊所以爲齊當天齊也故假借用之以爲峻極于天之意然封禪書八神祠一曰天主祠天齊居臨淄南郊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則泰山與天齊各爲一祠本不相涉况天齊云者謂當天之中如天之臍也今乃不顧其本義但取其字之可通而剽剽附會之蓋出于張說之舞文也

泰山治鬼

東嶽主發生乃世間相傳多治死者宜胡應麟之疑也然亦有所本老學菴筆記謂楊文公遊岱之魂一句出河東記韋齊休事然駱賓王代父老請封禪文云就木殘魂遊岱宗而載躍又在河東前矣是放翁以駱文爲最先也其實後漢時已有此語後漢書烏桓傳其俗謂

人死則神遊赤山如中國人死者魂歸岱山也又許曼
 傳曼少嘗疾病乃謁太山請命于寶搜神記胡母班死
 往見泰山府君為之致書於河伯此事亦見三國志註三國志管輅
 傳輅謂其弟曰但恐至泰山治鬼不得治生人劉楨贈
 五官中郎將詩云常恐遊岱宗不復見故人應璩百一
 詩云年命在桑榆東嶽與我期裴松之註三國引列異
 傳蔣濟子既死夢于其母曰兒今為泰山伍伯甚苦有
 謳士孫阿將死為泰山令乞豫屬之母以告濟濟往托
 焉未幾阿果死月餘濟夢兒來言阿為令使兒得轉錄
 事矣博物志泰山天帝孫也主召人魂東方萬物始故
 知人生命古樂府齊度遊四方各繫泰山錄人間樂未

央忽然歸東岳是泰山治鬼之說漢魏間已盛行此又

駱文所本而放翁未引之何也

顧寧人云哀平之際識緯書出有遁甲開山圖云泰山在左元父在

右元父知生梁父知死云云謂泰山治鬼之說蓋起於西漢末

又王僧孺致何炯書亦有還魂斗

極追氣泰山之語南史沈攸之傳沈僧昭少事天師能
 記人吉凶自云為泰山錄事幽司中有所收錄必僧昭
 署名北史段暉傳有童子與暉同學二年將去謂暉曰
 吾泰山府君子奉敕游學今將歸言終騰虛而去此又
 皆唐以前泰山故事也宋稗記崔公誼補莫州任邱簿
 會地震公誼任滿已挈家南行夜宿忽有人叩戶云崔
 主簿係合地動壓殺人已收魂到岱到家宜速崔自度
 必死乃送其孥歸壽陽明日遂卒夷堅志孫默石倪徐

楷相繼爲泰山府君又呂辨老得一印文曰泰山府君之印王太守借觀之未幾王死王素有善政人以爲必主岱岳也張廿三旣死子幼贅壻陳昉主其家事而斃其子已而張同一黃衣者向陳索命顧黃衣者使執之黃衣曰須先于泰山府君處下狀滕廸功妻趙氏殺其妾陳馨奴未幾趙死而失其首方捕治而陳現形提其頭出示人曰我已訴岳帝得報此讐恐干連無辜故來明此事然則泰山治鬼世界果有其事也

城陽王秣陵尉

顧寧人謂六朝以前多祀城陽景王劉章及蔣子文之祀最盛按後漢書樊崇起兵軍中有巫鼓舞祠城陽景

王巫言景王大怒曰當作縣官何故作賊笑巫者輒病于是乃立劉盆子爲帝又魏書城陽景王卽漢朱虛侯章以其有功于漢故其國爲立祠青州諸郡轉相倣倣濟南尤盛或假二千石輿服導從作倡樂曹掾爲濟南相始禁之是城陽之祀于北方顯赫可知通鑑集覽蔣子文漢末秣陵尉逐賊至鍾山傷額而死吳先主時其故吏遇之于途子文曰我當爲此土地神又附巫語當大啟孫氏吳主乃爲立廟封中都侯晉書載記苻堅入寇會稽王道子以威儀求助于鍾山蔣侯封以相國之號南史宋太子劭之逆南譙王義宣起兵至新亭劭以輦迎蔣侯于宮內拜大司馬封鍾山郡王使南平王鑠

造策文又宋書禮志明帝加蔣侯爵位至相國大都督
中外諸軍事齊書東昏侯信蔣侯神迎入宮晝夜祈禱
左右朱光尚云見神動輒啟並云降福始安之平遂加
位相國後又號爲靈帝車服羽儀一如王者設鎧馬甲
仗千人皆張弓拔白出東掖門云蔣侯出盪梁書曹景
宗傳武帝因祈雨不應欲然蔣帝廟俄而雨注帝遂到
廟修謁陳書武帝卽位幸鍾山祀蔣帝廟又永定三年
久不雨帝幸鍾山祭蔣帝廟是日遂雨此蔣廟之顯赫
于鍾山者也南史梁武起兵圍郢城時城中張元嗣等
迎蔣侯于州廳祈福鈴鐸晝夜不絕使導從登陴巡行
魏軍圍鍾離城中乞蔣帝扶助神報許旣而無雨水頓

長遂挫敵後見廟中人馬脚盡濕此蔣廟之遍于州郡
者也後魏任城王爲揚州刺史毀蔣子文之廟可見揚
州亦有此廟寧人所謂六朝以來多祀此二神信不妄
也然六朝時尚有伍子胥項羽二神亦香火最盛項羽
神之祀寧人已敘及亦尚未備今更廣錄並伍子胥之
祀亦著于後

按蔣廟明初鷄鳴山十廟中尚存其一永樂七年正月又進封
爲忠烈武順昭靈嘉佑王然民間已無祀之者城陽景王則併
無有能知其
姓名者矣

伍子胥神

史記伍子胥死吳人憐之爲立祠于江上命曰胥山此
子胥之祀之始也王充論衡吳王殺子胥煮之于蘄乃
以鴟夷橐投之江子胥恚恨驅水爲濤以溺人故會稽

丹徒大江錢塘浙江皆立其祠後漢書張禹為揚州刺史當過江行部吏白江有伍子胥神當祀之此兩漢之祀伍廟也吳志孫綝悔慢明神遂燒大橋頭伍子胥廟燒伍廟而世俗謂之慢神則其時廟祀之顯赫可知隋書高勣為楚州刺史城北有伍子胥廟其俗敬神祈者必以牛酒至破產業勣乃嚴為禁止則六朝以後伍廟顯赫又可知唐書狄仁傑使江南毀淫祠千七百所惟夏禹吳泰伯季札伍員四祠不廢今按六朝以前所祀之神俱已湮沒而子胥廟唐以後尚多崇祀豈以梁公所未毀遂得留耶抑神之靈尚不泯耶北夢瑣言閩王審知患海中石磅為舟楫害夢吳安王即子胥許為開導

乃遣劉山甫祭奠甫畢忽風雷勃興海中有黃物長千百丈奮躍攻擊三日既霽則石港已通暢乃名之曰甘棠港宋史馬亮知杭州會江濤大溢亮禱伍員祠明日潮却出橫沙數里是伍相之神久而益顯也元史大德三年又加封忠孝威惠顯聖王

項羽神

顧寧人日知錄謂六朝時吳興項羽神最為顯赫而引宋書孔季恭傳先是吳興頻喪太守云項羽神為卞山王居郡廳事二千石至常避之又南齊書李安民傳太守到郡必祀以軛下牛安民奉佛法不與神牛著屐上廳事又于廳上設八關齋俄而牛死安民亦卒云云以

爲當時憤王之威靈如此然不止此二事也南史蕭思話傳吳興卞山有項羽廟土人名爲憤王宮相承云羽多居郡廳事遂于廳事安牀幕爲神座前後二千石皆于廳拜祠以輓下牛而避居他室及蕭惠明蒞任曰孔季恭嘗爲此郡而未聞有災遂設筵榻接賓數日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相向旣而不見因發背旬日而卒蕭惠休從吳興太守徵爲僕射人謂惠休事項羽神甚謹故得美遷蕭猷爲吳興太守與項羽神交懽恒飲至一斛神亦有酒色有禱必驗後爲益州刺史值齊狗兒亂來攻城猷乃遙祝請救有田夫道逢數百騎至問爲誰曰吳興楚王來救是日遂破賊合此數事觀之憤王之盛行于六朝益可信矣惟蕭琛至郡著屐登廳事聞室中有叱咤聲琛厲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廳何也因遷之于廟後竟無他則神亦有時因人而屈然陳武帝永定二年至遣中書舍人韋鼎冊之爲帝其顯赫可想也按張鷟耳日記垂拱四年安撫大使狄仁傑檄告楚霸王項君將校等畧曰鴻名不可以繆假神器不可以力爭云云檄到如律令遂除項羽廟及餘神並盡惟會稽禹廟在焉亦見沈俶諧史又封氏聞見記亦謂狄公檄書責其喪失八干子弟而妄受牲牢之薦然則項羽神唐初猶盛其以狄梁公檄除之後遂漸衰替耶然梁溪漫志和州烏江縣英惠廟卽項羽神靈

亥余叢考
卷三
八

響昭著紹興辛巳敵犯淮南過廟入禱擲玃數十皆不
吉欲火焚其廟俄有大虺見于神座敵駭而出移屯東
去郡上其事于朝詔封爲靈祐王邗人益嚴事之則宋
南渡時亦尚著靈異也

衡嶽借兵

癸辛雜志有衡嶽借兵一條衡嶽之廟四門皆有侍郎
神惟北門主兵朝廷每有兵事則前期差官致祭然其
門亦不敢全開以尺寸計兵數或云其主司乃張子亮
也張爲湘南運判死于官丁卯戊辰間南北交兵朝廷
降香神許啟門三寸臬使遂全門大啟旋以捷告而廟
旁數里居民皆被風災最後有聲若雷居民喜曰神歸
矣果遂帖息沈作喆寓簡亦云衡山南嶽廟國家每大
出兵則遣使祭告用武士百人移鐵礎視出兵之數凡
出兵幾萬則啟門若干尺寸法甚嚴不得少差事畢又
遣使告謝舉鐵礎塞門如故自廟燬之後礎亦莫知所
在矣

關壯繆

鬼神之享血食其盛衰久暫亦若有運數而不可意料
者凡人之歿而爲神大概初歿之數百年則靈著顯赫
久則漸替獨關壯繆在三國六朝唐宋皆未有禋祀考
之史志宋徽宗始封爲忠惠公大觀二年加封武安王
高宗建炎二年加壯繆武安王孝宗淳熙十四年加英

濟王祭於荆門當陽縣之廟

獨醒志李若水初為大名府元城尉有村民持一書來云夢金甲神人告我到

關大王廟側遇鐵冠道士以其書下李縣尉夷堅志明

元文宗天歷元年

加封顯靈威勇武安英濟王

元史世祖尊崇佛教用漢關壯繆為監壇

明洪武中復

侯原封萬歷二十二年因道士張通元之請進爵為帝

廟曰英烈四十二年又勅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

天尊關聖帝君又封夫人為九靈懿德武肅英皇后子

平為竭忠王興為顯忠王周倉為威靈惠勇公賜以左

丞相一員為宋陸秀夫右丞相一員為張世傑其道壇

之三界馘魔元帥則以宋岳飛代其佛寺伽藍則以唐

尉遲恭代劉若愚蕪史云太監林朝所請也繼又崇為

武廟與孔廟並祀 本朝順治九年加封忠義神武關

聖大帝今且南極嶺表北極塞垣凡兒童婦女無有不

震其威靈者香火之盛將與天地同不朽何其寂寥於

前而顯燦於後豈鬼神之衰旺亦有數耶

夷堅志涪江張桓侯廟紹興初張魏

公宣撫蜀中有死卒更生傳神語欲助順未幾金婁室元末連犯漢中皆敗去魏公承制追封忠顯王則張桓侯之王封亦自宋始

又按宋牧仲筠廊偶筆載馮景所記解州斷碑一事

謂壯繆生辰世皆以為五月十三日不知乃其子平

生日也康熙十七年解州常平村人于昌者讀書塔

廟廟壯繆故居也晝夢壯繆授以易碑二字驚悟適

見濬井者得巨碑數段昌合而讀之乃記壯繆之祖

考諱字生卒遂奔告州守王朱旦朱旦因據碑作記

侯祖石磐公諱審字問之和帝永光二年庚寅生居

解州常平村寶池里卒于桓帝永壽三年丁酉享年六十八子諱毅字道遠桓帝三年庚子六月二十四日生侯侯長娶胡氏靈帝光和元年戊午五月十三日生子平云云然則侯之生以六月二十四日也亦見吳青壇讀書質疑按東漢人尚無別號今既名審字問之則石磐乃別號一可疑也名審則字問之名毅則字道遠皆取論語中庸之文其時中庸雜在禮記中何以兩代名字恰用中庸論語二書二可疑也壯繆尚有子曰興碑既載其兄何不載其弟三可疑也壯繆歿後子孫在蜀解州故鄉尚屬魏晉此碑何時何人所立並不附見四可疑也馮景所記其信然

耶否耶姑存之以備一說

漢壽亭侯

關壯繆斬顏良曹搽表爲漢壽亭侯見三國志先主卽位時勸進表列名漢壽亭侯關羽新亭侯張飛更可証也宋書王鎮惡以平劉毅功封漢壽縣子沈林子亦封漢壽縣伯南史蔡道恭梁天監中封漢壽縣伯又劉俊以漢壽人邵榮興六世同居特表其門是漢壽本地名後人誤以漢字屬上但稱壽亭是以洪容齋隨筆力辨其非王敬哉冬夜箋記亦謂漢壽二字不宜拆用吳青壇讀書質疑并稱漢壽縣在犍爲史稱費禕被害于漢壽是也然青壇亦未詳考按漢壽縣本有二費禕被害

之地在蜀中郭璞爾雅註云有水從漢中沔陽縣南流至梓潼漢壽此本廣漢葭萌縣建安二十五年蜀先主改名漢壽者今為四川保寧府廣元縣曹操表封關公則在建安五年固無由預立此名續漢郡國志武陵屬縣有漢壽乃漢順帝時改名關公所封蓋卽此地三國吳志有潘濬武陵漢壽人晉書有潘京亦武陵漢壽人是武陵之有漢壽明甚而熊方後漢書年表異姓侯內有壽亭侯關羽其下格註云武陵此尤關公所封漢壽在武陵之明証也壽亭上少一漢字蓋傳寫脫悞惟劉禹錫有漢壽亭春望詩自注在荊州刺史治名勝志亦云荊州有漢壽城是曹操表封關羽處則似荊州又有一漢壽按漢末武陵郡亦荊州所屬

然刺史治所則不在此此蓋後人因關公會鎮荊州而建城築亭以誌遺蹟耳至世之稱壽亭則已非一日大明會典亦止稱壽亭侯明初鷄鳴山建廟止稱壽亭侯嘉靖十年宋牧仲筠廊偶筆記大內有壽亭侯印九紐連環四翡翠爛然傍有痕似嵌寶石取去者牧仲之父文康公嘗印取一紙云又許觀東齋記事紹興中洞庭漁人獲一印方僅二寸製甚古紐有連環四兩兩相貫上有一大環總之漁者以為金競而訟于官辨其文乃壽亭侯印四字遂留長沙官庫庫吏見印上時有光怪白于官乃送荆門玉泉寺關壯繆祠淳熙四年玉泉祠僧真慈將獻之東宮忽光焰四起衆皆驚遂不復獻云亦見司馬知白所作關侯印記

紹興時所獲古印已但稱壽亭侯則知世俗之訛公本號已久矣乃本號已訛而神靈猶式憑之展轉示異一若不妨委曲遷就而終不能忘情於此者何也

按後漢書異姓侯有

壽亭侯關羽似關公初封即曰壽亭侯然蜀志明言曹操表封羽為漢壽亭侯後漢表蓋傳寫脫誤

天妃

江漢間捺舟者率奉天妃而海上尤甚張燮東西洋考云天妃莆之湄洲嶼人五代時閩都巡檢林願之第六女生于晉天福八年宋雍熙四年二月二十九日化去後嘗衣朱衣往來海上里人虔祀之宣和癸卯給事中路允迪使高麗中流遇風他舟皆溺神獨集路舟得免還奏特賜廟號曰順濟紹興乙卯海寇至神駕風一掃

而遁封昭應崇福乾道己丑加封善利淳熙間加封靈惠慶元開禧景定間累封助順顯衛英烈協正集慶等號又夷堅志興化軍海口林夫人廟靈異甚著今進為妃云則在宋時已封為妃也元史祭祀志南海女神靈惠夫人至元中以護海運有奇應加封天妃神號積至十字廟曰靈慈祝文云年月日皇帝遣某官致祭于護國庇民廣濟福惠明著天妃又續通考云至元十五年封泉州神女護國明著靈惠協正善慶顯濟天妃二十五年加封廣佑明著天妃七修類藁亦謂至元中顯靈于海有海運萬戶馬合法忽魯循等奏立廟號天妃順帝又加輔國護聖庇民廣濟福惠明著天妃是天妃之

名自有元始何喬遠閩書載妃生卒與張燮同又謂生時卽能乘席渡海人呼爲龍女昇化後名其墩曰聖墩立祠祀之洪武五年又以護海運有功封孝順純正孚濟感應聖妃則又有聖妃之稱七修類藁則云封昭應德正靈應孚濟聖妃通考永樂中建天妃廟賜名宏仁普濟天妃宮有御製碑正月十五三月二十三日遣太常寺致祭故今江湖間俱稱天妃天津之廟并稱天后宮相傳大海中當風浪危急時號呼求救往往有紅燈或神鳥來輒得免皆妃之靈也竊意神之功效如此豈林氏一女子所能蓋水爲陰類其象維女地媪配天則曰后水陰次之則曰妃天妃之名卽謂水神之本號可林氏女之說不必泥也張學禮使琉球記又云天妃姓蔡閩海中梅花所人爲父投海身死後封天妃則又與張燮何喬遠所記不同矣

成化間給事中陳詢奉命往日本至大洋風雨作將覆舟有二紅燈自天而下遂得泊于島若有人告曰吾輩爲天妃所遣也又嘉靖中給事中陳侃奉使封琉球遇風將覆舉舡大呼天妃亦見火光燭船船卽少寧明日有粉蝶飛繞舟不去黃雀立柁樓食米頃刻風起舟行如飛曉至閩午入浙之定海俱見七修類稿吾鄉陸廣霖進士云臺灣往來神跡尤著土人呼神爲媽祖倘遇風浪危急呼媽祖則神披髮而來其效立應

若呼天妃則神必冠帔而至恐稽時刻媽祖云者蓋
閩人在母家之稱也

金龍大王

江淮一帶至潞河無不有金龍大王廟按湧幢小品神
姓謝名緒南宋人元兵方盛神以戚晚憤不樂仕隱金
龍山築望雲亭自娛元兵入臨安赴江死尸僵不壞鄉
人瘞之祖廟側明祖兵起神示夢當佑助會傳友德與
元左丞李二戰呂梁洪士卒見空中有披甲者來助戰
元遂大潰永樂中鑿會通渠舟楫過河禱無不應于是
建祠洪上隆慶間潘季馴督漕河河塞不流為文責神
有書吏過洪遇鬼伯擒以見神神詰之曰若官人何得

無禮河流塞亦天數也為我傳語司空吾已得請河將
以某日通矣已而果驗于是季馴事之甚謹施愚山獲
齋雜記亦載之然則神之祀始于永樂中而隆慶以後

乃益盛歟

本朝順治二年十二月封黃河神為顯祐通濟金龍四大王之神運河神為延休顯應分水龍王之神

祠山神

俗祀祠山神稱為祠山張大帝王弇州宛委餘編引酉
陽雜俎天帝劉翁者惡張翁欲殺之張翁具酒醉劉翁
而乘龍上天代其位亦見諸畢記及殷芸小說周興死天帝召
興升殿與私問左右曰是古張天帝耶答曰古天帝已
仙去此是曹明帝耳云云以為張大帝之證此特因一
張字偶合故引之以寔其說殊不知酉陽雜俎及殷芸

小說固荒幻不經卽其所謂張天帝者亦指昊天上帝言之而于祠山無涉也世俗荒怪之說固無足深考然其訛謬相仍亦必有所由始按程棨三柳軒雜識廣德祠山神姓張避食豨而引祠山事要云王始自長興縣疏聖瀆欲通津廣德化身爲豨縱使陰兵爲夫人李氏所覘其工遂輟是以祀之避豨宋稗所載更詳謂其神姓張名焞烏程縣人役陰兵導河欲通廣德自長興縣疏鑿聖瀆先與夫人約每餉至鳴鼓三聲王卽自至不令夫人見之後夫人遺餐于鼓鴨啄鼓鳴王以爲餉至至則無有已而夫人至鳴鼓王反不至夫人遂親至河所見王爲犬豕驅陰兵開濬王見夫人自慙工遂輟而

逃于縣西五里橫山之頂居人思之爲立廟夫人亦至縣東二里而化爲石人亦立廟歷漢唐以來廟祀不廢云詹仁澤曾樵又編輯廣德橫山神張王事蹟名祠山家世編年一卷大略相同癸辛雜識廣植守廣德日郡中祠山有埋藏會植不信用郡印印之其封明日發視無有焉此祠山神之見于小說者也文獻通考祠山神在廣德土人多以耕牛爲獻南唐時聽民租賃每一牛出絹一疋供本廟之費其後絹悉入官景德二年知軍崔憲請量給絹以葺廟宇上曰此載在祀典應官爲修葺宋史范師道傳廣德縣有張王廟民歲祀神殺牛數千師道至禁絕之黃震傳通判廣德軍舊有祠山廟民

禱祈者歲數十萬其牲皆用牛并有自嬰桎梏考掠以邀福者震皆杖禁之明史周瑛傳瑛守廣德禁祀祠山

閱文振仰山脞錄瑛著祠山辨以息好鬼之俗

此祠山之見于史志者也合而觀

之則祠山之祀本起于廣德其所謂化豬通津蓋本淮南子禹化爲熊通轅轅之路塗山氏見之慚而化爲石之事移以附會于祠山然俗所傳祠山張大帝寔本此而非如弇州所云也且祠山張大帝之稱乃近代流俗所傳而宋以來尚稱張王並未加以帝號夷堅志華亭胡亶家供事廣德張王甚虔其子婦慘妬杖妾甚酷妾潛縊將死亶夢有神撼之起乃得解而救之蓋蒙神佑云又毘陵胡瑤少年過廣德謁張王廟求夢夜夢入

大殿宇叩一吏問以窮通吏曰可至通直胡意殊不滿已而竟以通直致仕陸放翁有張王行廟詩高翥菊磻小集亦有詩爲輦下酒行多祭二郎神及祠山神而作者詩云簫鼓喧天鬧酒行二郎賽罷賽張王愚民可煞多忘本香火何曾到杜康元泰定帝加封曰普濟而王號如故明史禮志祠山廣惠張王勅以二月十八日祭則所謂張大帝者本流俗之稱安得以流俗所稱之帝而擬之昊天上帝乎弇州所云殊爲失考余自黔歸江行以風水爲命舟人爲余歷數每日風報多驗其中有所謂祠山報者云帝以二月八日下地爲三女營嫁一嫁風一嫁雪一嫁雨待食凍狗肉始上天蓋謂二月八

日以後必多風雨雪直至戌日乃止驗之果然然則俚俗誕妄之說固不足信而以之候晴雨驗災沴則有不爽者明祖雞鳴山十廟獨不廢此祀其亦有所驗歟

文昌神

今世文昌祠所祀梓潼帝君王弇州宛委餘編謂卽陷河神張惡子而引其所著化書謂本黃帝子名揮始造絃張羅網因以張爲氏周時爲山陰張氏子以醫術事周公卒托生于張無忌妻黃氏爲遺腹子詩所稱張仲孝友者也以直諫爲幽王所醜魂遊雪山治蜀有功五丁拔山蛇壓死蛇卽其所化也尋爲漢帝子曰趙王如意爲呂后所殺魂散無歸孝宣世至邛池其令曰呂牟

卽呂后之後身也母戚夫人亦生于戚嫁張翁老無子相與瀝血石曰中祝曰我無子倘得一動物亦遺體也自是感生爲蛇呂令有馬乃呂產後身蛇輒食之呂令怒繫張夫婦將殺之蛇遂揚海水作雨灌城邑皆陷今所謂陷河也以所殺多譴爲卬池龍受熱沙小虫之苦遇文殊皈誠脫罪復生于趙國張禹家名勲爲清河令卒又生爲張孝仲時順帝之永和間也西晉末復生于越雋張氏年七十三入石穴悟道而化改形入咸陽見姚萇後萇入蜀至梓潼嶺神謂之曰君還秦秦無主其在君乎請其氏曰張惡子也後萇卽其地立張相公廟唐僖宗幸蜀神又出迎帝解佩賜之還日賜遺無筭王

中令鐸有詩云夜雨龍拋三尺匣春雲鳳入九重城云云按陷河事亦見王氏見聞及窮神秘苑太平廣記諸書所載略同北夢瑣言亦謂梓潼張亞子乃五丁拔蛇之所也或又云雋州張生所養蛇托生爲僞蜀王建太子元膺有蛇眼竟以作逆誅誅之夕梓潼廟祝亟爲亞子所責言我在川今始歸何以致廟宇荒穢若此據此則所謂張惡子者乃流轉于人與蛇間一變幻不經之物耳不知與文昌二字何與又續通考云劍州梓潼神張亞子仕晉戰歿人爲立廟唐元宗西狩追封左丞僖宗入蜀封順濟王咸平中王均爲亂官軍進討忽有人登梯指賊大呼曰梓潼神遣我來九月二十日城陷爾

等悉當夷滅及期果克城招安使雷有終以聞改封英顯王號此見于祀典者然亦與文昌二字無涉也明史禮志宏治中尚書周洪謨等議祀典云梓潼帝君者記云神姓張名惡子居蜀七曲山仕晉戰歿人爲立廟唐宋屢封至英顯王道家謂帝命梓潼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籍故元加號爲帝君而天下學校亦有祠祀者景泰中因京師舊廟闕而新之歲以二月三日生辰遣祭夫梓潼顯靈於蜀廟食其地爲宜文昌六星與之無涉宜勅罷又續通考嘉靖中倪文毅請正祀典疏亦本周洪謨之說謂梓潼神景泰五年始勅賜文昌宮今宜祀于蜀不宜立廟京師至文昌之星與梓潼無干乃合而

爲一誠出附會所有前項祀典伏乞罷免則亦謂梓潼之與文昌了不相涉也然世以梓潼爲文昌則由來已久按葉石林崖下放言記蜀有二舉人行至劍門張惡子廟夜宿各夢諸神預作來歲狀元賦甚靈異高文虎蓼花洲閒錄亦載此事然則張惡子之顯靈于科目蓋自宋始亦自宋之蜀地始朱子語類所謂梓潼與灌口二郎兩個神幾乎割據了兩川也世人因其于科目事有靈異元時遂以文昌帝君封之前明又以文昌額其宮而張惡子之爲文昌帝君遂至今矣明都印三餘贅筆則謂梓潼乃四川地四川上直參宿參有忠良孝謹之象其山水深厚爲神明所宅或又謂斗魁爲文昌六

府主賞功進爵故科名之士多事之此二說理雖較長然皆從文昌二字立說而于張惡子之所以稱文昌則毫無干涉也

蜀志秦必傳蜀有汶阜之山江出其腹帝以會昌神以建福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地上爲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福都印之

灌口神

夷堅志永康軍崇德廟乃灌口神祠爵封王置監廟官蜀人事之甚謹每時節獻享及因事有所者必宰羊一歲至四萬口一羊過城納稅錢五百歲終可得錢二萬千爲公家無窮利當神之生日郡人釀迎盡敬官僚亦無不瞻謁者按獨醒志灌口二郎神乃祠李冰父子也冰秦時守其地有龍爲孽冰鎖之于離堆之下故蜀人

德之每歲用羊至四萬餘凡買羊以祭偶產羔者亦不敢留永康藉羊稅以充郡計江鄉人今亦祠之每祭但一羊不設他物蓋有自也元至順元年封李冰爲聖德廣裕英惠王其子二郎神爲英烈昭惠靈顯仁祐王見元史本紀

張仙

世所稱張仙像張弓挾彈似貴游公子或曰卽張星之神也陸文裕金臺紀聞云後蜀主孟昶挾彈圖花蕊夫人攜入宋宮念其故主嘗懸于壁一日太祖詰之詭曰此蜀中張仙神也祀之能令人有子于是傳之人間遂爲祈子之祀云郎瑛七修類稿亦載此說又王弇州勘

書圖跋宋初降王惟孟昶具天人相見于花蕊夫人所供其童子爲元喆武士爲趙廷隱當時進御者以勝國故不敢具其寔乃目爲文皇耳據此則此像又有托之爲唐太宗者余謂此二說皆未必然昶之入汴也宋祖親見之花蕊果攜其像宋祖豈不能識別而敢以詭辭對至托爲唐文皇則更無謂按高青邱有謝海雪道人贈張仙像詩云余未有子海雪以此像見贈蓋蘇老泉嘗禱之而得二子者因賦詩以謝云道人念我書無傳畫圖卷贈成都仙云昔蘇夫子建之玉局禱甚虔乃生五色兩鳳鷄和鳴上下相聯翩然則此像本起于蜀中閨閣祈子久已成俗是以花蕊携以入宮後人以其來

自蜀道轉疑為孟昶像耳按蘇老泉集有張仙贊謂張名遠霄眉山人五代時遊青城山成道陸放翁答宇文使君問張仙事詩自註云張四郎常挾彈視人家有灾者輒以鉄丸擊散之又贈宋道人詩云我來欲訪挾彈仙嗟哉一失五百年續通考云張遠霄一日見老人持竹弓一鐵彈三來質錢三百千張無靳色老人曰吾彈能辟疫當寶用之後老人再來遂授以度世法熟視其目有兩瞳子越數十年遠霄往白鶴山遇石像名四目老翁乃大悟即前老人也眉山有遠霄宅故址李石詩云野草閒花不計年亭亭雙檜欲參天讀書却得騎驢老買藥來尋跨鶴仙是蜀中本有是仙今所畫張弓挾

彈乃正其生平事實特未知何以為祈子之祀胡應麟又謂古來本有此張弓挾彈圖後人因附會以張弓為張挾彈為誕遂流傳為祈子之祀此亦不加深考而為是臆說也按古者男子生懸弧矢又祀高禩之禮於所御者帶以弓韉授以
輾轉附會而實以姓名耳

鍾馗

顧寧人謂世所傳鍾馗乃終葵之訛其說本于楊用修郎仁寶二人仁寶七修類稿云宣和畫譜釋道門載六朝古碣得于墟墓間者上有鍾馗二字則非唐人可知北史魏堯暄本名鍾葵字辟邪意葵字傳訛而捉鬼之說起于此也用修丹鉛雜錄云唐人戲作鍾馗傳虛構

其事如毛穎陶泓之類也蓋因堯鍾葵字辟邪遂附會
 畫鍾葵于門以為辟邪之具又宗慤妹名鍾葵後世因
 又有鍾馗嫁妹圖但葵馗二字異耳此事見沈括筆談皇祐中金陵發一塚有石誌乃宗慤母鄭夫人宗慤有妹名鍾馗周禮考工記大圭終葵首注齊人謂椎曰終
 葵圭首六寸為椎以下殺說文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
 首謂為椎于杼上明無所屈也禮記玉藻天子搢珽注
 亦同云云是用修之說較仁寶更詳則鍾馗由堯終葵
 字辟邪之訛固屬有因而大圭之終葵何以轉為人名
 之終葵則未見的義顧寧人乃引馬融廣成頌揮終葵
 揚玉斧謂古人以椎逐鬼如大讎之執戈揚盾此說近
 之蓋終葵本以逐鬼後世以其有辟邪之用遂取為人

名流傳既久則又忘其為辟邪之物而意其為逐鬼之
 人乃附會為真有是食鬼之姓鍾名馗者耳胡應麟筆
 叢朱國楨湧幢小品亦引堯終葵字辟邪以為鍾葵本
 辟邪之物然俱不如寧人引馬融頌之融貫也至用修
 謂唐人戲作鍾馗傳則不詳其載在何書今按天中記
 引唐逸史明皇因疢疾晝臥夢一小鬼盜太真香囊及
 上玉笛上叱問之奏曰臣乃虛耗也能耗人家喜事成
 憂上怒欲呼武士俄見一大鬼破帽藍袍角帶朝靴捉
 小鬼剝其目劈而啖之上問爾何人曰臣終南進士鍾
 馗也武德中應舉不第觸堦而死得賜綠袍以葬感恩
 發誓為帝除虛耗妖孽之事言訖夢覺而疾遂瘳乃詔

吳道子畫之道子沉思若有所覩成圖以進上視之曰是卿與朕同夢也唐逸史不可見天中記所載斯其故事矣亦見沈括筆談然此事不辨可知其妄也後魏北齊及周隋間多名鍾葵者魏獻文帝時則有枹罕鎮將楊鍾葵又張袞之孫白澤本名鍾葵獻文改名白澤于勁亦字鍾葵孝文時有頓邱王李鍾葵北齊武成時有宦者宮鍾葵後主緯時有慕容鍾葵奔于周隋煬時漢王諒反有大將喬鍾葵又隋宗室處綱之父名鍾葵又魚俱羅與蜀將段鍾葵討平越雋蠻唐時王武俊有將張鍾葵寇趙州爲康日知所殺古人名字往往有取佛仙神鬼之類以爲名者張鍾葵無論若楊鍾葵等係

六朝人俱在唐前倘食鬼之鍾馗係唐武德中進士則楊鍾葵等之命名何由逆知後世有是辟鬼之神而取之也哉則天中記之說真附會也然唐時則鍾進士食鬼之說盛行甚至朝廷之上每歲暮以鍾馗與歷日同

賜大臣

此亦起于明皇見沈括筆談

劉禹錫有代杜相公謝賜鍾馗歷日

表云圖寫威神驅除羣厲頒行元歷敬授人時又代李中丞謝表云繪其神像表去厲之方頒以歷書敬授時之始至宋時猶然神宗于禁中得道子所畫鍾馗因鏤板以賜二府然則訛謬相沿已非一日也又蘇易簡文房四譜云虢州歲貢鍾馗二十枚用修亦以爲卽考工記大圭終葵之義謂硯形銳其首如圭耳據此則硯之

孫汝張說文集有謙賜鍾馗畫表則畫鍾馗不始於明皇矣

鏡者亦名鍾馗并不名終葵矣胡應麟非之以爲附會然鍾馗列于文房四譜則其爲硯之形製而非造爲神像可知至高江邨釋考工記注終葵謂蔓生之物葉圓而厚圭首之圓厚如之故以爲名此未免臆說顏之推曰北齊有一士讀書不過二三百卷嘗出境聘東萊王韓問玉珽杼上首終葵首當作何形荅曰珽頭曲圓勢如葵葉耳韓爲忍笑江村之云母乃類是要之但據考工記注槌曰終葵再以馬融所頌終葵逐鬼之物証之自可了然毋庸更多枝辭也

王靈官

道觀內多塑王靈官像如佛寺之塑伽藍作鎮山門也孫國救燕都遊覽志謂永樂間有周思得者以王元帥法顯京師元帥者世稱靈官天將二十六居第一位文皇禱輒應乃命祀于宮城西宣德初拓之額曰大德顯靈宮按帝京景物略及列朝詩集文皇獲靈官藤像于東海朝夕禮之如賓客所征必載及金川河昇不可動就思得問之曰上帝界至此也果有榆川之役夫曰獲藤像于東海則古來已有是像非至永樂中始朔也而倪岳青溪漫稿述道家之言宋徽宗時有西蜀人薩守堅嘗從林靈素傳法而王靈官則玉樞火府天將又從守堅受符法者永樂中勅建天將廟宣德中改爲火德觀封薩爲崇恩真君王爲隆恩真君歲時遣官致祭然

則王元帥者特有宋方士之流林靈素已無他術况又從而輾轉受法者乃其威靈至今不泯世俗尊奉益盛何也宏治中周洪謨議及嘉靖中倪文毅請正祀典疏皆云道家之崇恩真君薩守堅嘗從林靈素傳道而隆恩真君則火府天將王靈官又從薩真君授法永樂中有杭州道士周思德以靈官之法顯于京師乃建天將廟及祖師殿宣德中改廟爲火德觀崇奉二真君成化中改觀曰宮加顯靈二字遞年四季換袍服三年一小焚化十年一大焚化再易以新製珠玉錦綉所費不貲每歲萬壽節正旦冬至及二真君示現之日皆遣官致祭其崇奉可謂至矣今就其議言之薩真人之法皆林靈素所傳一時傳會之說本無可信况近年附體降神者乃充軍顧珏顧倫之父子其爲鄙褻尤甚怪誕可知但經累朝創建難便廢毀所有前項祭祀俱應罷免其四時袍服宜令本宮住持依期更換如法收貯不必焚化永爲定例云

城隍神

王敬哉冬夜箋記謂城隍之名見于易所謂城復于隍也又引禮記天子大蜡八水庸居其七水則隍也庸則城也以爲祭城隍之始固已然未竟名之爲城隍也按北史慕容儼鎮郢城梁大都督侯瑱等舟師至城外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號城隍神儼于是順人心禱之須

災風浪大起凡斷其荻洪鐵鎖三次城人大喜以爲神助遂破填等隋書五行志梁武陵王紀祭城隍神將烹牛有赤蛇繞牛口是城隍之祀蓋始於六朝也至唐則漸遍唐文粹有李陽冰縉雲縣城隍記謂城隍神祀典所無惟吳越有之是唐初尚未列于祀典張曲江集有祭洪州城隍神文杜甫詩有十年過父老幾日賽城隍之句杜牧集有祭城隍祈雨文則唐中葉各州郡皆有城隍五代錢鏐有重修墻隍神廟碑記書大梁開平二年歲在武辰顧寧人謂以城爲墻以戊爲武蓋以朱全忠父名誠曾祖名茂琳故避其嫌名而改陸放翁寧德縣城隍廟記所謂唐以來郡縣皆祭城隍是也宋史蘇

緘殉節邕州後交人入寇見大兵從北來呼曰蘇城隍來矣交人懼遂歸又范旺守城死邑人爲設像城隍以祭張南軒治桂林見土地祠令毀之曰此祠不經自有城隍在或問既有社莫不須城隍否曰城隍亦贅也然載在祀典是宋時已久入祀典也洪景盧夷堅志滑世昌所居應被火而城隍救之殿前程某部綱馬濟江以不祭城隍神而馬死過半鄱陽城隍誕辰士女多集廟下命道士設醮張通判之子病崇乞路當可符法治之俄有一金紫偉人至路詰之曰爾爲城隍神知張氏有鬼崇何不擒捉朱琮妾以妻王氏妬至于自刎遂爲崇朱請閣皂山道士禳之道士牒付城隍廟拘禁是時城

隍之祀一如郡縣有司官與今制大略相同矣吳澄記

江州城隍廟曰江右列郡以漢潁陰侯灌嬰配食按查初

江西城隍即係灌明太祖初封京師城隍為帝開封臨濠東

平和滁以王府曰公縣曰侯洪武三年去封號但稱某

府縣城隍之神

韓昌黎為土地神

今翰林院及吏部所祀土地神相傳為唐之韓昌黎不

知其所始按夷堅志湖州烏鎮普靜寺本沈約父墓約

官于朝嘗每歲一歸祭掃其反也梁武帝輒遣昭明太

子遠迎之約不自安遂遷葬其父于金陵而捨墓為普

靜寺故寺僧祀約為土地神又宋史徐應鑣傳臨安太

學本岳飛故第故飛為太學土地神今翰林吏部之祀

昌黎蓋亦倣此

五聖祠

鈕玉樵謂明太祖既定天下大封功臣夢兵卒千萬羅

拜乞恩帝曰汝固多人無從稽考但五人為伍處處血

食可耳命江南人各立尺五小廟祀之俗謂之五聖廟

後遂樹頭花間鷄埒豕圈小有災殃輒曰五聖為祟

本朝有湯公斌巡撫江南奏毀之其禍遂絕述異記亦

載康熙八年秀水縣民郭季平為五聖所祟丙寅江蘇

巡撫湯公奏除五聖淫祀妖禍遂絕云云然寔未盡絕

也余少時見隣人王祥龍及俞奕干之女皆犯此祟謂

之神和病男則有女鬼與合女則有男鬼與合來則必有泄精遺血之事而山村野岸尺五小廟所在有之如汀州七姑子建昌木下三郎之類蓋幽明之際變幻無窮固非令甲所能禁也然玉樵謂起于明祖則未必然按夷堅志林劉舉將赴解禱于錢塘門外九里西五聖行祠遂登科爲德興尉到任奠五顯廟知爲五聖之祖祠也則五聖之祠宋已有之七修類稿又謂五通神卽五聖也然則五聖五顯五通名雖異而寔則同夷堅志所載韓子師病祟請客以符水治之見五通神銷金黃袍騎馬而去又醫者盧生托宿趙喜奴家共枕席天明但見所寢在五聖廟側草露之上武林聞見所載宋嘉

泰中大理寺決一囚數日後見形于獄吏求爲泰和樓五通神如此之類不一而足而陳友諒僭號亦在采石五通廟則五聖者宋元已有之而非起于明祖矣

晏公廟

常州城中白雲渡口有晏公廟莫知所始及閱七修類稿乃知明太祖所封也時毘陵爲張士誠之將所據徐達屢戰不利太祖親率馮勝等十人往援扮爲商賈順流而下江風大作舟將覆太祖惶懼乞神忽見紅袍者挽舟至沙上太祖曰救我者誰也默聞曰晏公也及定天下後江岸當崩有豬婆龍在其下迄不可築有老漁教炙豬爲餌以釣之甕貫縉而下甕罩其項其物二足

推拒不能爬于土遂釣而出岸乃可成衆問老漁姓名曰姓晏倏不見明祖聞之悟曰蓋卽昔救我于覆舟者也乃封爲神霄玉府晏公都督大元帥命有司祀之吾常所以有此廟也又續通考臨江府清江鎮舊有晏公廟神名戍仔明初封爲平浪侯

常州忠佑廟

常州有忠佑廟祀司徒陳杲仁相傳南唐封爲武烈帝故今俗以帝號稱之而郡人劉宗浩輯爲實錄一書謂公本晉陵人在隋立功授司徒沈法興其婦翁也大業未法興欲襲常州懼公不敢動乃詐以疾告公不得已往問疾飲中毒歸而卒後法興方剽掠公現形黑雲中

發神矢斃之唐初詔爲立祠乾符中以陰兵助裴璩討賊王郢有功封忠烈公廣明之亂神力示現賊不入浙西加封感應梁開平中封福順王淮南楊氏封忠烈王南唐時錢俶遣將來攻公以陰兵驅黑牛觸敵艦敗去乃册爲武烈帝宋又賜廟號曰忠佑此司徒祠于常之始末也按舊唐書沈法興爲吳郡守煬帝使與太僕丞元祐討賊樓世幹會煬帝被弑乃與祐將孫士漢陳杲仁執祐起兵又令杲仁破賊樂伯通法興自署江南道總管聞越王侗卽位乃上表自稱大司馬錄尚書事承制置百官以杲仁爲司徒是杲仁本隋將與法興通謀害其主帥而司徒之官又法興所授也新唐書并不言

承制但云法興以杲仁爲司徒則其爲法興黨更不待言矣然常之人所以崇祀者實以自唐及五代宋以來歷著靈異故累請褒封至帝號今常州雲車之製甲天下相傳像公空中破敵時神兵也豈失節于生前而獨能反正于身後耶抑郡人所傳公爲法興所害者本是寔事而新舊唐書所記不無訛謬耶史冊所載往往有與傳聞互異者未必傳聞皆僞而史冊真也

常州忠義祠

常州有忠義祠祀宋末守城死事諸臣是時元兵至常郡守趙與鑒先遁郡人錢訢以城降劉師勇復之朝議以姚訢知常州事王安節率兵守之自夏及冬拒守數

月伯顏驅城外居民運土填塹土至併人築之城破官民盡殺無遺類得免者僅七人

事見續資治通鑑

常州屠戮之慘

自開闢以來未有也

伯顏因常州拒守至平江疑有備乃不煩兵而下因笑曰常州紙城鐵人平江鐵城紙人

祠

中神位首文天祥時爲安撫大使知平江遣兵來救者也次姚訢次王安節一文臣一武臣皆城主也次陳炤郡人爲通判助守者也次師勇先復常州後城陷遁去卒死於閩中者也次判官郡人胡應炎次知武進縣包圭皆城破身死者也次巡檢尹玉麻士龍卽信國遣來援士龍戰死虞橋玉戰死五牧者也次知無錫縣阮應得鄭所南集作阮正已其子亦從父投水死常州破後兵至無錫亦殉節者也次僧人萬安道士徐道明巡檢方允武溧陽尉莫謙之皆

同守常州同死節者也而元末守土死事之武進縣令劉溶亦附焉從其類也今以宋元二史考之尚有遺漏者陳炤傳錢訢以城降後有淮民王通居常州陰以書約師勇爲內應師勇遂復常州則王通宜增祀也伯顏傳常州守判旣降師勇與張彥王安節復之彥尋被執於呂城不能完節固難從祀而安節傳常州旣復命安節與張詹共守則張詹宜增祀也尹玉傳謂師勇復常州後卽赴平江而張世傑傳則云師勇守常州城陷拔柵出走其弟馬墮墜躍不能出師勇舉手與訣而去惜其弟名不傳此亦宜增祀者也宋史又謂莫謙之宜與僧人起義兵歿於戰贈武功大夫則謙之官號所謂溧陽尉者宜改書也元史劉良傳良爲常州萬戶府知事張士誠來攻城陷良赴水死武進縣尹劉溶戰於葛仙橋亦死是與溶同戰死者尚有劉良今溶旣附祀則良亦宜增祀也

近日忠義祠內增入劉忠毅熙祚馬文肅世奇王節愍章金忠潔鉉皆明末死國難者劉巡按湖南死於永州馬王金官京師死甲申之變以之附祀固宜然實有不必者此祠之建本因宋末常州守土諸臣以身殉城故血食於此而祠創於前明故并元末守常州死事之武進令劉溶亦附焉凡以祀守常州殉節之人非祀常州人之殉節於外者也若并祀常州人

之殉節於外者則又不止此四公卽以明季而論宜
興盧忠烈公象昇戰死於鉅鹿南都亡後其弟中書
象觀赴水死從弟象同拒戰死又有王行儉崇禎十
年進士守重慶府張獻忠之難被轡而死吳炳爲永
明王大學士兵敗自縊於湘山寺莫可及爲長沙照
磨攝寧鄉縣事流賊破城力戰死子若鼎若鈺亦遇
害史夏隆爲南昌推官集兵守城城破殉難皆宜無錫
堵允錫仕永明王死於潯州王孫蘭爲韶州副使流
賊將至城中人盡逃乃自縊死龔廷祥宏光中爲中
書舍人城破步至武定橋赴水死皆無錫人而江陰舉人夏
維新武舉黃略諸生許用明史侯峒曾傳內作許用縣志作許用德王華呂九韶

以守城死貢生黃毓祺出亾後仍抗節死閻應元傳
內江陰死事之人更多見明史第二百七十六卷此
皆常郡人也劉馬四公旣祀則此十數公者不當增
祀乎若謂劉馬四公死流賊之難其餘則多抗本
朝故不得與然本朝修史已備書之或專傳或附
傳皆不沒其實則亦何不可增祀乎况莫可及王孫
蘭等亦皆死流賊之難者乎若謂盧堵數公皆常之
屬縣人故不祀於郡堵允錫明史作無錫人邵青門集作宜興人然四公內馬文
肅亦無錫人非郡城中武進人也何取此舍彼乎况
武進人尚有薛聞禮薛應玠聞禮爲黃陂典史流賊
所設僞官至爲士民殺死聞禮令士民盡逃獨以身

當之爲張獻忠所殺應玠攝龍州事李自成來攻城
破罵賊死又吳鍾巒曾王監國時爲禮部尚書兵敗
入昌國衛抱孔子木主自焚死鍾巒之子名福之亦
舉兵太湖中據長白蕩爲 大清兵所執殺於江寧
又何以不祀乎且劉忠毅之弟永祚守興化城破仰
藥死親兄弟也祀其一而遺其一可乎此當日增祀
時不及詳考遂致掛一漏百本欲表揚常州之忠節
而適以形常州忠節之少也愚謂常州忠義祠內本
不必增此四公福王時南都建旌忠祠馬王金三公
已在正祀之列我

世祖章皇帝又命所在給田七十畝建祠致祭

俱見則明史

馬王金三公本有專祠永州當亦有劉忠毅祠若本
郡則宜入鄉賢而不必混于守常州死事諸臣之內
旣欲增祀此四人矣則當于祠內隙地另建一堂彙
祀常州人之殉節於外者而盧堵諸公並列祀焉庶
不致貽笑于考据之踈也

